



蓋天論

晉書天文志云蓋天本庖犧立周天歷度李淳風注周髀故能  
信蓋天之義開元占經引劉智論天云或問言黃帝爲蓋天太  
平御覽引劉氏歷正問云黃帝立蓋天今求之經傳諸子史記  
太初憲以前皆蓋天蓋天實疎不勞後人飾之晉天文志開元  
占經並引王蕃云爲蓋天者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陽所  
不至日晡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爲之說知諸緯皆蓋天又云  
周衰渾天廢乃有蓋天則蕃鄉壁虛造顛倒是非矣謂蓋天爲  
周髀者是其算法太平御覽引安天論云周髀或人姓名猶星  
家有甘石賀道養渾天記云當周髀之所造非周家術今覽周  
髀則周句髀股而周髀又明言當周立表虞喜之徒豈得不覽  
而爲姓周名髀非周法之說宋書天文志云假託之書號曰周

讀書記

髡蓋其時別有一書非漢趙君卿本也隋書天文志載揚雄難蓋天八事其難義甚疎太平御覽引物理論云用蓋天則日月出入不定唐天文志大衍議云誠以爲蓋天則南方之度漸狹此皆非蓋天之失蓋天但無南極故與後人之說全異三國以後矜言渾蓋通憲甚無謂也藝文類聚引吳姚信昕天論云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此以冬日短夏日長言之不悟冬夜却長夏夜却短而強爲之說開元占經引劉智論天云渾蓋二器皆古之遺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耳自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賈逵張衡蔡氏劉洪鄭元此九君者不論合渾蓋之用不悟司馬遷並不知有渾天之法何由論合北史信都芳傳云渾天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髡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不悟渾天亦得仰觀渾蓋異同並不係此梁書崔靈恩傳云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不悟截蓋天第四衡爲赤道以南則反之旣成渾天必無再通蓋天之理隋書天文志云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髡之文立新義以排渾天武帝蓋以西域佛說合於古緯故一意用蓋天隋書以爲新義非也開元占經載其說乃在天體渾宗中尤非也

宣夜論

蔡邕謂宣夜絕無師說或言殷法太平御覽引天文錄云宣夜之說未嘗聞也隋書天文志云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則喜必聞宣夜師說書堯典正義引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故其術兼之故曰宣夜御覽引安天論云宣夜之說滅絕有意續之而未遑也然則喜止聞名目而已御覽抱朴子云宣夜之書亡而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睛極蒼蒼然也譬旁望遠道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青冥色黑非有體也日月星相浮空中行止皆須氣焉故七曜或住或遊逆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無所根繫故各異也辰極常居其所北斗不與眾星西沒焉七曜皆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遲疾任情

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今抱朴子無此語唐人作晉隋志亦載其義云宣夜之書亡各本作郝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矚精極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故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西沒也或亦本抱朴或郝萌書其時猶存宣夜言七曜東行則非夏法言無所根繫則非周法或言殷法者得之亦蓋天中一種耳

史記用蓋天論

蓋天之名非古也渾天之義又非古人所知也史記律書二十八宿起東壁曰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氐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孤狼罰參濁留胃婁奎初疑是秦及漢初法然顛項法日在起營室此起東壁依天左旋以天門為始後世渾天學起始別古法曰蓋天此蓋天家通法也唐書大衍日度議云甄曜度及魯厯南方有狼孤無東井輿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今月令有畢有東井有柳有觜觶而律書有注有孤有狼有罰有濁有建星彼此不同仰觀於蓋當度各異真古法也又七星在張之東罰在參之南則日在之度當先參後觜先張後星後人治憲皆不用其度楊光先與西洋人爭惜未能明此義而或一切以渾天繩之則古人之制不明又昂為留云稽留故

詩小星昴稠猶爲韻奎云主壽螫殺萬物則當依徐廣本作畫  
尤非渾天所有箕義云萬物之根棋徐廣本作橫則棋非基無  
疑太一十神之君棋臣棋民棋沈括筆談謂是基字因唐韓改  
棋熙寧中領太史欲正之而未能也雲麓漫鈔亦言十神君基  
民基唐明皇諱爲基至今不改今所見邱濬太一淘金歌已改  
從基其亦未之思矣嘗愛太一十神遯甲六壬亥爲天門爲渾  
天以前古義渾天之說誠是以之說漢書則不可况以之說史  
記又進而說經乎又况以同回西洋所得之數說經夫知古而  
不知今與知今而不知古皆疎漏之說也此則沿革不可不明  
而經史之注疏論議不讀之亦可也徐廣本根棋作根橫亦作  
根柢其作橫者棋誤其作柢亦從木不從土也

### 恒星七曜古義

後漢書律厯志云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同  
其說行之最久置算亦易漢人所創之法不可以說三代古書  
晉書天文志云周髀家言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所謂  
天者非指恒星渾天家借恒星以爲天非古說也若恒星之天  
可云牽日月以西沒乎晉志又云其不合者惟有夏厯淮南脩  
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日月星辰西移者以大氏  
爲本此夏說也宋書天文志云劉向五紀說夏厯以爲列宿日  
月皆西移律厯志云祖沖之曰夏厯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  
以爲後人所造此所謂不揆道眞妄爲譏毀使後人所造則必  
依傍渾說更無古趣矣夏法七政西行則注夏書者必宜用之  
明史厯志云洪武十年三月帝謂諸臣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

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歷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明太祖開創聖人不必詳知古算儒者以夏書之說卽以通概古今是又失之此蓋天之一說也白虎通引尚書刑德放云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天左旋地右動藝文類聚開元占經並引元命包云地所以右動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地不足東南右動而終入於靈門注云右動動而東也靈門巳也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恒星爲地之精文選史述贊注引河圖云坤德布精上爲列星說苑辨物篇云二十八星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開元占經引靈憲云星體生於地列居錯峙太平御覽引物理論云日月之精爲星辰星辰生於地地右行日月右行則恒星右行此蓋天之又一說也知此則言黃帝至虞殷至秦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東行言夏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西移言四分至授時者宜曰恒星西行七政東行言時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東移如此則經不僞算不淆言可立術可久而春秋分野之占史記律書由東壁而營室而至畫古義燦然不煩解說矣

古詩集然不賦以備六

六俗以入西華海六德之名其五物皆由東華而得空而正法

有初

西谷

言夏

一箱也

桃菊桃符義

周官戎右職云盟贊桃菊禮記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菊

執戈昭四年左傳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災韓詩外傳說桃爰云

桃之為言亡也續漢禮儀志云為桃印長六寸方三寸施門戶

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言氣相更也無他奇義藝文類聚引莊子

云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若

童子也今莊子無此文淮南子詮言訓云羿死於桃楸注云楸

大杖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羿既死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

云羿死桃部蓋是一事注云桃部地名則事不關羿藝文類聚

引本草云梟桃在樹不落主殺百鬼荆楚歲時記云桃者五木

之精厭伏邪氣制鬼魅初學記桃板著戶謂之仙木注引典術

云桃者五木之精也今時作桃符著門上壓邪氣此木仙也蓋



就氣更之義推之太平廣記甄異傳夏侯文規事云桃之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鬼憎之又唐開元中李氏事狐教人用東引桃枝蓋以桃都山在東南亦曰度索山而還免記張稗爲鬼乃手執桃杖而罵搜神記韋英之鬼乃桃人所化世俗不察如聞幸仇家之死倩人以桃丁鍵其棺遂謂無患豈不哀哉度索桃樹下神荼鬱壘續漢志大儼注文選東京賦注荆楚歲時記並引風俗通云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與鬱律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者縛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以禦凶也雲笈七籤宋真宗御製軒轅本紀引黃帝書太平御覽亦依風俗通引黃帝書論衡訂鬼篇則云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

千里其枝閒東北曰鬼門萬鬼之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曰神

荼鬱壘主領閱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亂龍篇亦

載其說而無書名太平御覽載漢舊儀史記五帝本紀東至蟠

木集解續漢禮儀志大儼注藝文類聚文選陸士衡挽歌注歲

華紀麗桃板署門注雲笈七籤軒轅本紀注

云文具  
山海經  
鼠璞戰國

策孟嘗君入秦章注路史餘論注皆引山海經蓋展轉取引荆

楚歲時記引括地圖云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下有二

神一名鬱一名壘并執葦索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藝文類聚

引十洲記云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曰蟠

桃蔡邕獨斷云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

東北有鬼門萬鬼出入薛綜注東京賦云東海中有度朔山有

二神李善注蜀都賦洪桃屈蟠及陸機輓歌俱云水經東海中

有山焉名曰度索今水經又無之初學記引玉燭寶典云鬱壘  
山桃樹百鬼畏之則以鬱壘名山述異記云東南有桃都山上  
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樹天  
雞卽鳴天下雞皆隨之鳴金樓子志怪篇亦同皆本黃帝書漸  
積成東南枝向日之義也易緯乾坤鑿度立乾坤艮巽四維云  
乾天門坤人門巽地戶艮鬼冥門桃都三千里足容鬼其門僅  
在東北神異經亦云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間石旁題曰鬼  
門聖人立鬼冥門於艮擇時用貴登天門綱塞鬼戶皆有所據  
桃枝取東南兼用地戶度朔之義自蓋天學隱儒者習於游辭  
始不足與知鬼神之情狀矣

天事闕疑說

公羊傳隱三年注云不言月食日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  
日有食之桓三年注云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者闕  
於所不見穀梁莊十八年傳云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  
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注云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  
是以知其夜食也又隱三年食晦日桓十七年食既朔又月朧  
側匿西漢猶著之經古說東漢言聖人記日食者以正失朔不  
悟聖人並不知日食爲合朔也禮會子問云當祭日食則接祭  
諸侯旅見天子入門日食則廢禮送葬日食則聽變其說曰日  
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是日食與復三代聖人尙未能知由  
積測未至後人不知當時之意乃爲聖人展轉諱之則妄矣春  
秋哀十三年有星孛於東方公羊傳云其言於東方何見於日

也穀梁傳注云不言所孛之星何言東方者且方見孛眾星皆  
沒故莊七年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傳云列星不見  
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云反者星復其位左傳注云日光不  
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書洪範云星有好風星  
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令正義引鄭注云不言日者日  
之從星不可見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憲云天有兩儀以  
舞道中其可觀者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不  
之名焉占經引晉劉智論天云極在南者在地下不見故古人  
不名必知此義而後經明若昧於因革以今說古則亦藝成而  
下矣隱三年公羊傳言朔在前朔在後以為失朔則公羊自立  
義非春秋本旨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是三代時不以日食  
為常日食定是合朔而古人則定不知也

書開元占經天體渾宗後

吳人王蕃渾天象說云周天里數無聞焉爾而洛書甄曜度春  
秋考異郵皆言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至以日景求之違錯甚  
多然其流行布在羣書通儒達士未之考正梁奉朝請祖暅渾  
天論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  
景驗之失之於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學者多因之  
未革不知尋其理抑未能求其數也是二說者狂詆緯文亦復  
布在羣書因而未革蕃說尤為經生所攀引不悟一百七萬一  
千里十七萬八千五百里正驗之日景顯求之術也蓋天說周  
夏至日在南萬六千里日景十六寸 此自蓋天古義趙君卿云  
周北千里則冬至又不合  
冬至日在南十三萬五千里日景一丈三尺五寸以望景法望  
極則極在北十萬三千里從極至冬至日積二十三萬八千里

夏至日至冬至日除周至夏至日萬六千里得十一萬九千里  
半之得五萬九千五百里則二至去二分之里數從二分日至  
極以冬至日去極之數除五萬九千五百里得十七萬八千五  
百里倍之得三十五萬七千里則天徑也古率徑一周三則天  
周一百七萬一千里渾天家亦用之是天周正出日景古經緯  
皆蓋天又不俟考渾天也從二分日至極依渾天黃道斜絡至  
極處卽至地處依蓋天周二分日在南七萬五千五百里日景  
七尺五寸五分加夏至日至極里數居天徑之半爲至地處是  
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亦驗晷景顯求之且與渾天合王蕃祖暉  
託渾難蓋遂欲事事難之不悟此二數與渾却合又以出日景  
之數誣之以不出日景亦可哀矣往者讀月令正義其引考靈  
曜云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

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求之周髀不  
得其數及讀祖暉所引考靈曜始知十七萬八千五百里爲二  
分地去天之數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爲夏至地下遊萬五千里  
去天之數三十五萬七千里爲日周天之徑數三十八萬七千  
里爲四表之徑數蓋天法自爲畫一天部之學與音韻之變或  
世異地異不能強同說經者引王蕃注天依廣韻定讀皆所謂  
無是非之心者也嘉慶丁卯二月二日書

五行傳用亥正論

洪範五行傳云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皇極是司鄭注以夏正推之因疑於王相不合按此不關王相且非夏正伏生自以其時亥正言之秦及漢初用顓頊法以亥爲正劉向承伏生所記之數以子丑月主貌寅卯視辰巳言午未聽申酉思戌亥王極劉歆則以辰巳思心午未言申酉聽蓋今古說不同然皆以伏生語爲亥正鄭用夏正則伏生語起卯辰宜不合矣史於漢初追改十月爲歲首然亦有仍其時月數者十月五星聚東井高允言十月日在箕尾金水近之史言多妄蓋以爲追改月數實則此條未改蘇軾言秦十月今八月八月得七月節則日在己近東井其言猶未是

秦及漢初之十月正今之七月嘗謂漢初亥正儒者忽之佛家  
卯正且起白博父僧徒乃不知之

古憲論

漢書藝文志黃帝五家憲三十三卷顓頊憲二十一卷顓頊五  
星憲十四卷夏殷周魯憲十四卷所謂六家古憲律歷志云五  
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其所紀有黃帝顓  
頊夏殷周魯憲蓋中外異本又伏羲神農少昊高辛唐堯虞舜  
其治憲亦有端緒可尋前世傳者續漢書律歷志引洪範五紀  
論云民間亦有黃帝諸憲不如史官記之明也宋書律歷志引  
五紀論云黃帝憲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杜預長歷云春  
秋七百七十九日夏憲得五百三十六日真夏歷得四百六十  
六日周憲得五百六日真周憲得四百八十五日是夏周二術  
並行顓頊術同又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憲以推春秋朔日又云  
漢末宋仲子集七憲以考春秋皆不合是古憲漢時尙存也今

知古憲大要天度四分又無歲差續漢志賈逵論云古黃帝至周魯冬至皆在建星建星今斗星也云今斗星者謂漢冬至在斗據周髀經言則庖犧神農時已然蔡邕集明堂月令論云顓頊術人元乙卯正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在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邕意月令周制是由周髀伏羲至周由賈逵黃帝至漢由蔡邕顓頊至周推日皆同則古憲不知有差戴法與據賈言以難歲差又云古之六術並同四分祖沖之遂云古憲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却校春秋朔並先天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又詩十月辛卯日食梁虞劄唐大衍元授時以已術推之在幽王六年而周魯憲無可考正義乃云古憲書亡矣今世有周魯法蓋漢初爲之其文無遲速贏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法

考此日食者此皆不揆道真強爲論議減四分求交食定歲差乃後人推得古人本所不知非其術僞也宋書歷志云何承天言三統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爲太元今按雄法言重黎篇云渾天落下閔營之鮮于亥人度之耿中承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又覽其難蓋天八事於天學甚疎若用三統則自古經傳皆各用其時憲法雄烏從豫知後世有承天法且承天法後亦不驗自蔡邕以後世法說月令而注與經背久之時術又改展轉相誦其注亦廢是經義終不能明注說又不可用無益於術而有害於經是故說經傳者當知其時布算立度而各申其旨則於天學沿革當明古憲不可不知也周髀算經云古者庖犧立周天歷度又云古者庖犧神農制作爲歷度元之始見三光未如其則

日月列星未有分度乃定其法日月俱起建星太平御覽引春秋緯云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羲乃合故以爲元管子輕重戊云慮犧作造六峯計以迎陰陽事物紀原玉海引通歷云太昊始有甲歷楊泉物理論云疇昔神農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期故立歷日亦見藝文類聚是日度節氣詳於二聖漢書律歷志有司劾張壽王云官有黃帝調歷不與壽王同則黃帝書在漢有徵續漢志論云皇犧氏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暨於黃帝頒示文章重黎記注象應著明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元辛卯於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晉書律歷志云昔伏羲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憲皆謂伏羲時有算法黃帝時倉史作文字始有迎日推策之文史記世表論云余讀牒記黃

帝以來各有年數稽其憲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續漢書天文志云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則六憲書始黃帝其不同乖異由於置算各殊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歷離日月星辰文選注引春秋命歷序云帝軒受圖洛授憲藝文類聚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世本云容成作憲容成黃帝臣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封禪書云黃帝得寶鼎神策於是推策迎日歷書云黃帝考定星辰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漢書郊祀志云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今據素問其時以斗建寅月爲始而置算自起冬至也後漢書張衡傳云渾元初基靈曜未紀吉凶分僭人用瞳矇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天步有常風后之爲也儒者以黃帝有譜牒之傳託始黃帝其書後亡所謂四法者漢時猶及見之北史李業興



傳云業興以黃帝辛卯殷憲甲寅徒有積元而術數亡缺乃修之各爲一卷則其時黃帝法及殷法俱已亡故沈括夢溪筆談云自顓帝憲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憲者凡二十五家不計黃帝及殷也而宋史歷志開禧三年鮑澣之上言自黃帝已來至於秦漢六憲俱存蓋展轉販引實則南北朝何承天祖沖之以至張賓劉焯僧一行等訛詆古憲皆不見古憲者也少昊氏則有司憲之官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云郊子言少昊鳥紀官鳳鳥氏歷正也元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閉顓頊則續漢天文志云高陽氏使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其術元起乙卯施用於秦及漢初其文散見最易知五行大義引文曜鈞云顓頊並幹上法月參集歲成紀以理陰陽則章聞之法故祖沖之何承天言古憲章歲皆十九由不見黃帝法以顓頊概之沖之又云

顓頊元在乙卯命歷序則言此術設元歲在甲寅謂憲爲僞按漢爭甲寅元官指爲殷法又續漢志云圖書漏泄而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十四歲朔却差一日則命歷序改顓頊乙卯爲甲寅以圖書漏泄漢人已明言之沖之並不讀書但對簿籍千支宜妄詆也高辛之憲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大戴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魯語展禽云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注云次序三辰以治憲明時史記五帝本紀云帝嚳高辛氏歷日月而迎送之周禮疏引鄭注尙書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按楚語及史記並言顓頊後堯育重黎太平御覽引文曜鈞云高辛受命重黎說天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周禮疏引鄭注尙書云高辛重黎堯育其後鄭所以異於楚語史記者蓋本文曜鈞然

史記歷書云顓頊後重黎天官書云高辛之前重黎亦謂顓頊  
之世緯或誤斷此文又唐堯儀器必不當名渾儀宋書天文志  
徐爰引鄭璇璣玉衡注謂之渾儀亦爲此緯所誤此緯文不應  
經史不足引據也堯實育顓頊之重黎卽位後乃命羲和據易  
緯乾鑿度云元憲無名握先紀曰甲子歲甲寅又云堯以甲子  
受天元爲推術五行大義引春秋文曜鉤云堯眉八采是謂通  
明歷象日月陳制考功續漢志改四分詔云尙書璇璣鈴日述  
唐世放堯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今改行四分以遵於  
堯是堯憲雖無書要已改朔立元爲推術四分通法獨言述唐  
者漢自以堯後故以四分法歸堯宋書歷志魏楊偉表云在唐  
帝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憲初是唐正朔用丑置  
算則起子半與殷同法皆上承黃帝若顓頊則算起立春虞夏

秦因之晉書歷志董巴議云顓頊以正月爲元夏爲得天以從  
堯舜承顓頊故也是巴不知唐時正朔建丑也虞法可知者改  
唐法開夏法元用戊午大戴禮誥志云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  
撫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歲經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叶月  
夏亦同之皆用顓頊法唐志大衍日度議云顓頊上元甲寅歲  
正月甲寅朔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其實夏憲也  
按夏自有憲但用顓頊帝術夏用丙寅不得以甲寅爲夏憲顓帝  
用乙卯而此甲寅者四分後圖書漏泄又五紀論言有二術一  
行乃謂是夏憲然則秦漢亦從顓頊法出得謂顓頊憲夏憲實  
秦漢憲乎一行止知算法唐人誤以爲宏覽實則止習史記以  
下律歷天文二種而文義不屬顧此失彼又好議論迷惑人也  
求夏憲之異者宋書天文志引劉向五紀論云夏憲以爲列宿

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按淮南脩務訓云攝提  
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太平御  
覽天部引桓譚新論云通人揚子雲因衆儒之說以爲天常左  
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是蓋夏憲推步之法爲夏書師儒之說  
宋書律厯志祖沖之云劉向以爲夏憲特違衆法後人所造則  
又不然七政西移自違衆法謂月行遲則月生三日日將入而  
月見西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無朐朏側匿之說與五行傳  
不合向所不喜無以難之卽以爲僞不知西移自一代之法不  
以通於前後說夏書者必宜知之而後儒以概唐虞商周又宜  
明太祖之漫斥之蓋惟夏憲則可以七政西移言之也夏憲特  
妙者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張衡渾儀注云春分去極九十  
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續漢志注如此憲晷景之法以

續漢志注如此

開元占經作古

爲率也則九道陰陽轉之法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內  
外舒疾惟夏憲知其不同故續漢志霍融上言刻漏不如夏憲  
密其春秋分相逐晝夜刻不相應明徐光啟以近遠推日行距  
地用定氣置閏以爲采自西洋謂是新義亦不詳檢古書之過  
又天南北度數義明於此發斂舒疾可以測知而古人百度則  
得數有常梁人刻漏經以佛法九十六刻爲古初亦不悟古今  
各異制妄造故實也晉書志董巴云殷憲弗復以正月朔旦立  
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正建丑算則起冬至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云甲寅元冬至起於牛初謂是殷法晉志姜  
岌引命厯序云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脩殷之故憲使其數可  
傳於後世續漢志云甲寅元於孔子時效蓋孔子見魯厯多失  
退修殷憲存其數非以追改二百四十二年之朔望而岌云以

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唐一行大衍中氣議亦云哀平  
間治甲寅元憲者託之非古也是真不明理之談又詩正義引  
五紀說云殷憲之法惟有氣朔而已北史李業興傳亦言殷憲  
徒有積元是其書本不詳宋書志祖沖之云殷憲日法以九百  
四十而乾鑿度言殷憲以八十一爲日法若易緯非差則殷憲  
必妄按日法九百四十所謂古憲皆四分中得二百三十五乾  
鑿度云紀日甲寅積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得一  
月是月法與四分不相涉卽俱以月法言九百四十亦不違異  
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  
九十九分爲一月是殷憲與乾鑿度正合沖之之言斯爲妄矣  
周魯二法唐時猶存太平御覽引董巴云武王作周憲周公作  
魯憲其可知者唐大衍日度議云甄曜度及魯憲南方有狼弧

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月令中星沿之逸周書周月解  
云惟一月旣南至則算起冬至孟子云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  
坐致周法積元也大衍中氣議云殷法中氣後天周法合朔先  
天魯法又先周四分日之三此自古法之疎春秋正義引釋例  
云魯法不與春秋符殆後來好事爲之非真也不悟左氏於襄  
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再著官失又漸修之則法與事不相應又  
頒朔則日官周法不頒朔則日御魯法春秋本行二法不符於  
魯法愈爲真也大衍合朔議云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殷  
魯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先一日者二十二後一日者  
九其僞可知矣不悟曾子問有祭遇日食則接祭牲未殺則廢  
朝遇日食則廢禮從救日送葬遇日食不知復時則聽變古無  
推日食法魏黃初以後始課日食疎密宋書禮志魏正元二年

史官荅大將軍云自漢故事日食必當於交甲寅詔書有備食之制無考負之法而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言建巳月日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枚本允征謂季秋日食史官不知至用兵誅殺之且引政典有先時不及時者殺無赦於經傳皆不可通大衍乃謂殷周魯三憲俱偽且古法疎日食不當其法之朔古人所以有食晦食二日之占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止三十六食必多失載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再比月食不入食限則春秋止三十四食宋衛朴法除莊十八年不入食餘三十五皆云得之則比月食亦入食限知自來算家皆自欺之談也續漢志劉洪上言巳巳顓頊秦所施用蔡邕議云漢承秦用顓頊元用乙卯漢志張蒼云顓頊憲比於六憲疎濶中最爲微近則秦及漢初又以立春起算至改顓頊作太初起子半自後史志列

之燦然矣史記歷書云昔自在古憲建正作於孟春古憲者謂秦及漢初用顓頊虞夏憲索隱云古憲謂黃帝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爲正漢志言上元太初謂太初之推算上元非古有憲名上元太初也若漢之太初法不得謂之古憲古憲不可行於後後世之法亦不可以說經蓋術雖工非經本意也世之善遜辭者說三代則曰此何承天所不屑言者才述宋齊則又曰此徐光啟所不屑言者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事有沿革貴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循文求義各申厥旨而後進求精密庶亦舉妄破經義詆毀古憲二千年之陋習而空之

九道論

隋書天文志蓋圖云晉侍中劉智曰昔在聖王治憲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行故圓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此作志者竄改之謬也開元占經天體渾宗載智文云古先聖王觀靈曜造算數準程極制渾儀又云昔者聖王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用之以見天象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焉象天體亦極在於中而朱規爲赤游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爲

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定宿度之進退爲術乃密至漢順帝時南陽張衡考定進退靈帝時泰山劉洪步月遲疾自此之後天驗愈詳是智意渾天出蓋天渾天中有九道其實三家說天先爲宣夜後則周髀周髀之後乃始有九道九道法明始有渾儀渾儀亦曰渾天渾天既立則別出周髀之法曰蓋天紛紛之名由後目之非古有也張衡靈憲止題渾儀不曰渾天蔡邕上天文意先論三家曰周髀不曰蓋天渾蓋之名楊雄桓譚私名之時未承用趙君卿注周髀云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吳陸績王蕃晉劉智復言渾蓋又所見不遠覽史記有命南正司天卽謂渾天始於顓頊劉智問答客引黃帝立蓋天二者皆無稽之談渾儀漢始有也書言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天官書謂北斗七星

索隱引文曜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璿璣晉隋志引文曜鉤云唐堯卽位義和立渾儀其言怪謬殆因智言竄改今無可證也又引考靈曜云觀玉儀之游鄭云以玉爲渾儀也詳緯文璿璣玉衡確是斗極又別有玉儀非璿璣玉衡亦非渾儀劉昭天文志注引星經亦云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太平御覽引大傳云旋璣者北極所旋者微而所動者大周髀算經亦以斗極璿璣玉衡所指爲言知古書說同而馬鄭說書及大傳謂爲考視渾儀

見史記五帝本紀天官書集解索隱正義引又宋書天文

志徐爰引鄭書注

亦以其時所尙追況名之覽者不察直謂堯時有漢

以後儀器先後錯序矣邊韶云劉歆以經緯推廣九道賈逵云

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

二條俱續漢志

則西漢儀器尙無

九道劉歆但究其義耳東漢施行未久而月行三道之義已出

是九道出於緯為渾天所從生渾天立而九道反廢渾蓋先後  
九道進退之說見於簡冊者是非無定要皆虛僞之辭不足為  
憑者也

是九道出於緯為渾天所從生渾天立而九道反廢渾蓋先後  
九道進退之說見於簡冊者是非無定要皆虛僞之辭不足為  
憑者也

四分論

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是天不可言  
度以日行測之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則天周三百  
六十五度而又有小分此不易之理也宋書律厯志祖沖之云  
古之六憲並同四分詩正義云古憲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宋史厯志亦云自四分憲及古六憲皆  
以日行一度經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為周天語有淵  
源古人見六憲者傳之黃帝調憲有四分明也尚書堯典云期  
三百又六旬又六日謂第六日即當期聖人語自精審非略舉  
大數易緯稽覽圖云每期三百六十六日每四分亦是期法言  
第六日為四分如易云七日來復也正義序引鄭注卦主六日  
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但六日有餘便是復在七



日期在六日故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歲遷六日終而復始尚書言六日以存期法若布算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晉姜岌云殷憲以四分一為斗分又云四分法粗志非殷法獨如此姜岌以甲寅元為殷法遂屬之殷憲易緯乾鑿度云憲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為一歲乾元序制記云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開元占經引春秋元命包云日行一度以立序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宋書天文志引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又後漢書王符傳注單引洛書並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周髀算經云三百六十五日謂之經歲餘四分日之一積四年而增一日日度皆四分也古無天周歲實之異故古緯日與度互見一條中

賈逵云

續漢書志

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非謂整分蕭吉

五行大義引考靈曜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蕭得

見緯可信也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太平御覽引考靈曜云天

如彈丸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

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析

計之亦四分其度分以日名無四分不得度矣斗無餘分者斗

不當起算度之分古四分或在斗或在箕或在室或在虛考靈

曜四分所在以顛項夏法則當在室四度下謂之室下分其四

法則在冬至日所在之後一度日斗下分晉志王蕃云古緯斗

下分七百三十三里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強宋志祖沖之云

六家憲其術斗分多謂古緯六憲為斗分者後人自以其時法

目之實不然也依賈逵言考靈曜四分卽不在斗又六憲之顛  
項夏憲皆起立春得謂六憲皆名斗分乎淮南子天文訓云星  
分度箕十一又四分度之一四分在箕者漢初冬至在斗則四  
星紀中爲牽牛初則四分在牛初後一度斗二十六下蔡邕推  
太初謂應在斗二十二據續漢志則四分在斗二十二後一度二十  
一下賈逵云亦據續漢志太初冬至日在牽牛初斗二十六度三百  
八十五分是小分在冬至後度下之證沈括夢溪筆談云古以  
斗步歲故衰秒謂之斗分此不知考靈曜斗無餘分及淮南箕  
分之義又見宋人襲虛分而冒斗分之名遂爲此不可通之說  
賈逵論憲太初三百八十五分實足補漢志之闕而所謂三百  
八十五分者其數未明檢晉書志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憲云三

統以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始知太初卽三  
統法其術多於四分蓋過於六憲也後漢復用六憲法行四分  
元和詔造太史黃道銅儀斗二十四度四分度之一續漢書志仍復  
古也然四分古法於小分實強何承天云宋書志四分於天出三

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是也其後乾象法以五百八十九之  
百四十五爲斗分晉志黃初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之千二百五十  
爲斗分宋書志景初以千八百四十三之四百五十五爲斗分晉志

甲子元以二千四百五十一之六百五爲斗分王朔之通憲以  
四千八百八十三之千三百五爲斗分俱晉志劉智以百五十之  
三十七爲斗分乾度法宋書志魏正光以六千六十之千四百七十七

爲斗分甲子元以萬六千八百六十之四千一百二十七爲斗  
分俱魏書志齊天保以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之五千七百八十七爲

斗分甲寅元以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之五千四百六十一為

分丙寅元以萬二千九百九十二之三十一百六十七為斗分

隋張胄元以四萬八千九百之萬八百八十六為斗分俱隋唐書志

傅仁均以周天分三百四十五萬五千元作六千今以一度九千四百六十四分推改

八百四十五半之千四百八十五半為斗分案此法最謬應云以萬八千九百

十八之二千九百麟德黃道斗二十四度三百二十八其度千七百一十一始成文理

十也二皆皆就四分增減在室者宋元嘉法以三百四之七十

五為室分宋書何承天論渾天象小分割三百四之七十五

開元用室分者元嘉以雨水言也在虛者大明法以周分千四

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之萬四百四十九為虛分宋書

時冬至在斗大明欲七曜起虛以為正位故置小分於虛室分

虛分義皆別也大衍中氣議唐志云古術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

象至元嘉二千四百六十以上元始大明至麟德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其言皆以萬分御之而其說實不讐一行多欺人之談大臣雜以佞佛不究校也唐志云歲分曰策實天周曰乾實依其本法推之歲實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乾實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以三千四十為通法四分得七百六十歲實不足十七乾實贏十九合之得虛分七百七十九太因得歲差三十六太此乃減歲實益天周以漢魏法範之實以三千四十三之七百四十三為虛分也其後五紀正元宣明崇元周欽天宋應天乾元儀天小分俱在虛曰虛分以上本唐五代宋史崇天法周分三百八十六萬八千六十五秒二斗分千九百五十八明天法歲周千四百二十四萬四千五百以元法乘三百六十五得斗分

三百五十此二術小分俱在虛宋志其沿用虛分算仍起冬至蓋

術士不明天體雖祖沖之之意亦不能解而號為斗分徒見晉

宋人稱六憲為斗分從而效之不深思六憲故無斗分之名又

不視其渾儀分故在虛而造為以斗步歲之談信明理者少也

其後則名為約分宋史志又小分不在斗箕室虛者分於各宿宋

天文志所載景祐法始也律歷志以為皇祐元史表又謂之宋

崇寧元授時法復用古四分授時歷經元志云黃道度三百六十

五度百分度之二十五是也以一度為萬分則四分歲周二千

四百二十五天周二千五百七十五以御古今強弱而知天行

其分則散於各宿明大統法同本明史志計自西漢增四分東漢行

四分乾象又減之大率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

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

寸二分弱

本晉志開元占經引王蕃渾天象說

與春秋緯數小異王蕃之言時所

承用自後或增或減鄭注乾鑿度云置一歲積日為實其法必

通分乃成從時而見故言者無常也周髀算經云萬七千八百

六十分度之四千四百六十五又云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

十五則正四分也續漢志云在天成度在憲成日凡三百六十

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則減四分也是古人命度未有觚

不觚不依日而散分於各宿者開元占經所載九執法言天竺

度法三百六十此則譯誤九執但取易於布算分天為十二相

相作三十分與自古言日度無涉而譯者取以當度惑亂名實

明時用回回法亦踵其失曰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

十秒夫無日不可謂度彼自置三百六十算耳謂之為度者中

國賤工寃誣之意大里亞又為回回法所賣而不能改也嘗恨

宋散小分唐以度譯整分爲不知天日因就西說天分三百六十度又分三百六十日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三三圈五一六九歲過三百六十分度之五十一無歲實天周以古法範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三百五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萬五千一百六十九分度之八十五萬九千三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五爲箕分薛鳳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西法小餘二四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一八七五今測定二四二三三四四二亦減四分而深諱之以有三百六十度在於官書不敢自陳則甚矣西洋之爲九執回回所愚也

書開元占經九執法後

占經載九執法及見三本合之猶是完書唐書志云九執以開元二年二月朔起算此書實用明慶二年丁巳二月一日志蓋誤也算法當合天下知識古今考驗異域書自不當棄之唐明皇帝使瞿曇悉達譯九執因其人用之誠是獨怪則天使瞿曇羅作光宅憲後卒不行明皇復使僧一行作大衍憲其時瞿曇誤以明憲稱在局妄生議論又必使悉達領太史監事非惟士大夫貽誚抑亦奪佛教清寂不與人事之理姚秦譯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云持淨戒者不得占象吉凶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憲數計算不得參與世事結好貴人而悉達一行皆不能用大衍采九執則明著之大衍五星議云天竺憲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趨之行疾舍之行遲是也開元二

十一行一殛瞿曇誤陳元景挾宿憤奏大衍寫九執其術未  
盡詔校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九執僅得一二此僧徒嘖如  
冥謬同類相傾之明效然九執之術頗傳於民間五代史司天  
考云初唐建中時術士曹士蔦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  
雨水爲歲首號曰七曜符天憲世謂之小憲止行於民間焦竑  
經籍志有曹公小憲一卷云李思議重注本天竺憲法今檢九  
執法云白博義二月春分朔於是曜纏或作躔婁以起算小憲但  
遲三年用雨水起掩其迹耳九執不用積年小憲因之馬重績  
調元憲郭守敬授時憲明大統憲及西法皆依之中土以次相  
嬗西法接九執也因學紀聞云七曜符天憲一名合元萬分憲  
傳至調元其法最行檢九執術注云羅睺或譯爲風或譯爲食  
神河圖言暗虛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亦謂此怪靈也舊五

代史歷志王朴表上欽天憲云臣檢討先代圖籍古今書史皆

無食神首尾之文此自胡僧之妖說也今法四餘則羅睺計都

紫氣月孛公武讀書志云稱稱草星經不知其術所起或云

天竺梵學也初中交食之會可以意求惟氣孛無稽而術家獨

以爲效且曰土木於五星之行最遲而爲吉凶最久故有餘氣

然實無此四宿也而佛大集經又獨以邏荷即羅與日月五星

爲八宿又截日分配七政素問天元大紀論王冰注云七曜謂

日月五星今外蕃多以此法爲舉動吉凶之驗也唐志歷算有

都利聿斯經二卷云貞元時都利人李彌乾所將至其術以推

十一星而知人吉凶貴賤又有文殊所說宿曜經一卷檢釋藏

優字函則乾元二年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

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卷其宿曜歷經序七曜直品第四云一日

求日益齋刻

一易七日一周又二十七宿所爲吉凶歷名三九秘要起畢軫女獨不用牛宿又云上古白博又二月春分朔於時曜纏婁以爲歲元卽九執法皆文殊所說佛國用者隋譯起世經有白月黑月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有房宿日五百比邱因緣品有昴宿日迦葉三兄弟品有鬼宿日翼宿日法皆相證唐李涪刊誤非笑其術云賈相國撰日月五星行歷一日直一星則是唐堯聖歷甘石星經皆無憑準何所取則其論甚正而曹氏七曜賈相行歷營食祇祥意各有主調元憲求便民兼以授時王朴作欽天法則盡刪之朴亦剛矣哉唐時異說最多唐人作隋志所見者有婆羅門捨仙人所說天文經二十一卷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天文一卷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歷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又有此五通仙人九執法何譏乎

則天明皇以憲委之釋氏也繼此則屬賓國開元七年遣使來朝進天文經一夾見舊唐書西戎傳吐火羅國開元七年表進解天文人大慕閣謂智慧幽深問無不知見冊府元龜元則有西域札馬魯丁萬年法明時重譯默納特國王馬哈麻回回法又納意大里亞人九執自曹士蔞馬重績後明志謂正德十三年博士朱裕請令本監官生推驗西域九執法其名復著意大里亞人至中國中國姦徒助以九執大統回回三法雜合一書後乃漸習古說稍易其名目題曰西法其所謂中法者則是大統法大統本授時又雜以回回尤多外國之說或乃持之以與所謂西法者爭明時九執法其官書正歷歷術皆無之天文總占類有開元占經百一十卷當時請推驗亦檢占經明矣九執之法在唐宋明之迹如此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胡泳言朱文

公說二十八宿紀度數如量地言至某州郡若干里借以為限節高麗國有九執厯正如此則宋時朱子得見九厯單行本檢九執非特不推積元及羅睺之名其算以九字十則進位天度不收沒日度分三百六十確符律管更無奇攢刻分以整置算起春分皆西法也嘉慶丁卯二月朔

太一天一太一乘斗論

易緯乾鑿度云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息也陰變八之六消也合於十五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數見緯書者惟此實則止明循環反復皆十五太一下行與易爻消息之說無涉太一者史記天官書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封禪書素隱引樂緯叶徵圖云天官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宗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天官書云陰德三星或曰天一謂陰德亦名天一非天一正名也鄭用天官及緯義注乾鑿度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名焉是兩天一一即太一一是陰德三星別名又有十二神天一太一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天樞天一坐也即天官



書太一常居周禮疏引鄭注爾雅云天皇太帝曜魄寶又曰昊天上帝又曰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是太一卽昊天上帝書正義引五經異義賈逵說六宗云北辰星宗也星無下行法故鄭云北辰神名是爲十精太一在紫宮內卽天一也鄭乾鑿度注云星經天一太一主氣之神封禪書索隱引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微宮門外主承事天皇大帝開元占經引石氏云天一一星在紫微宮外太一一星在紫微外天一南辨正論三教治道篇引古來先儒云天皇太帝紫微尊神一名曜魄寶卽中央天謂之北極在句陳內爲天之主衆星所尊左有太一神右有太一神爲左右將如左右丞相主承事天皇隋書天文志李淳風玉曆通政經三垣第三皆從之是爲十二神天一太一二星名也蕭吉五行大義引鄭則云居其所曰太帝行

八卦五行之閒曰太一或曰天一逝息爲名而論之云十二神之天一太一並紫微宮外天一太一非紫微宮內北辰太帝鄭元謬矣則蕭偏見十二神不推鄭意者也今求古法單言天一太一者紫微宮內北辰大帝實一神十精太一也對言天一太一者紫微宮外天一太一爲二神十二神天一太一也天一太一及天一與太一下行九宮者謂北極乘斗辨正論氣爲道本篇引乾鑿度

今本無之當是鄭注逸文

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

犧氏因之而畫八卦黃帝受命使大撓造甲子容成次憲數五行九宮之說自此而興是九宮方名由斗極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別陰陽建於四時均立五行移應節度定諸紀綱太一之事也黃帝金匱玉衡經

道藏

云天一貴神位在中宮據璇機把玉衡統御四方攬撮陰陽

手握繩墨位正魁岡開元占經引春秋元命包云斗爲帝令出號布政授度四方然則斗爲帝車者太一車也古今緯言帝者皆是北辰太一史記錄黃帝占以衆所習知省太一之事語後世蓋天學隱經緯俱荒讀天官者不知帝是何帝開元占經引春秋緯云大帝紫宮中不言不動搖以斗運度推精使五帝脩名號周禮疏引文曜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下一明者太一之光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易緯辨終備云孔子表皇參持曰天以斗視日發明所謂天者太一也以斗視者太一行九宮也淮南天文訓云紫宮者太一之居也執斗而左旋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部署衆神於搖光者言十精太一乘斗也舊唐書禮儀志云北斗有權衡二星天一太一參居其間則十二神天一太一乘斗文選詩注引春秋合誠圖云北辰其星七

在紫微中是古言斗極開元占經引韓揚云天一星名曰北斗主是斗爲天一車義古又兼言斗能者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三台者一名天柱太一之舍道也含文嘉云三台爲天階北極躡以上下三台爲舍道故是類謀言斗能緯義通也白虎通引元命包云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一不與化此就居其位言之舊唐書禮儀志云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案鄭元說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以佐天極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此以其下行言之推鄭意二者皆是十精太一而云以佐天極以輔人極則是十二神天一太一其誤自五行大義以使十六神之太一爲天帝之臣引甘公星經云天一太一主承神有兩星在紫微宮門外而以紫微內天一卽太一者分注之致鄭注錯出與史緯星文九宮古法俱悖其最易明者十二神太一不能領

十六神蕭曾不思而會昌奏案因蕭之譌古法遂不明於世武經總要有十精太一之法而持論襲謬乃云太一天帝之神其星在天一之南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則又爲隋唐人所惑不悟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正十精太一之事安得云其星在天一南以離之天一坎之太一說北辰也鄭注乾鑿度下行云天一之行猶天子巡狩方岳人君亦從而巡省每卒則復此言十六神從太一言天一者本是一神與居其所曰太一互明也又云太一行八卦之宮每四季乃還於中宮此十精太一也五行大義引九宮經云天一之行始於離宮太一之行始於坎宮合十二神遊行九宮十二位從少之多則十二神法九宮經言從少之多鄭言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自坎宮始皆就陽遯言之鄭云還於中央則武經總要存其式環者留於四維不入五宮也

九宮應九星考

斗有七星九星兼言之者易緯是類謀云七九通符變動七九  
斗衡謀春秋運斗樞云太平御覽引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從斗樞

璣衡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法是也此外測候者用七星卜

推者用九星星經云續漢志注玉衡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

二主益三主冀四主荆五主兗六主揚七主豫八主幽九主并

楚辭九辨序云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劉向九歎遠逝云訊九魁

即魁與六神又云北斗為我折衷兮太一為余聽之王逸注云

九魁北斗九星也黃帝九宮經云五行大義引一為幽州二為荊州

三為青州四為徐州五為豫州六為雍州七為梁州八為兗州

九為揚州又云一主恒山二主三江三主泰山四主淮五主嵩

高六主河七主華山八主沛九主霍山是斗九星分應九州謂

之九宮者以地之方位定五行所以謂之宮者大戴盛德云二  
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卽明堂之次後漢劉瑜傳云古天子娶九  
女河圖授嗣正在九房正以此九者爲天子法太一所居之宮  
蓋斗爲天極爲帝車九宮之占太一神棲於斗非下行至地也  
五行大義云遯甲九神者天逢在坎木神在斗居破軍星天內  
在坤水神在斗居破軍星天衡在震金神在斗居破軍星天輔  
在巽土神在斗居武曲星天禽在坤火神在斗居廉貞星天心  
在乾木神在斗居文曲星天柱在兌水神在斗居祿存星天任  
在艮金神在斗居巨門星天英在離土神在斗居貪狼星案開  
元占  
經引洛書則此斗第一星曰破軍第七曰貪狼五行大義引九  
黃帝斗圖則一日貪狼七日破軍此用黃帝說或洛書逆數九  
宮例神一則星九神二則星八此天逢天內天衝同居破軍則  
第八第九二陰星在第七破軍下故同其名素問天元紀大論

引太始天元冊文云九星懸朗王冰注云九星則天逢天內天  
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  
星之見者七焉太古之時斗之九星皆見聖人始著之典冊天

元玉冊云

劉溫舒素問  
入式論與引

天逢一水正之宮也天內二土神之應

宮也天衝三木正之宮也天輔四木神之應宮也天禽五土正  
之宮也天心六金神之應宮也天柱七金正之宮也天任八土

元作火誤白虎通云水  
火南北正故一爲改之

神之應宮也天英九火正之宮也是卽

九宮良星或作梁星高也唐楊益相宅求九星名雜以左輔右  
弼晉孔晁不知斗九星注周書小開武解云九星者四方五星  
案小開武解言維天九星維地九州維人四輔成開解云天有  
九列地有九州人有四佐九星九列卽九天應北斗九星之列  
若四方五星則經緯異不分應九列文選宣德皇后令云不改

參辰而九星仰止注云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  
 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此所謂九星九光乃小開武  
 之九紀不得以為九星九列之義九星應九天者五行大義云  
 九天亦屬北斗九星之數故下對九州炎天數九屬斗第一樞  
 星應離宮對揚州變天數八屬斗第二璇星應艮宮對兗州昊  
 天數七屬斗第三璣星應兌宮對梁州幽天數六屬斗第四權  
 星應乾宮對雍州鈞天數五屬斗第五衡星應中宮對豫州陽  
 天數四屬斗第六開陽星應巽宮對徐州蒼天數三屬斗第七  
 瑤光星應震宮對青州朱天數二屬斗第八星應坤宮對荊州  
 元天數一屬斗第九星應坎宮對冀州屬斗第八第九二星陰  
 而不見以其對陰宮也知九星應九宮又知太一所遊息出入  
 則太一遊甲九宮之式以斗定之武經總要云凡九宮之法天

有九星以鎮九宮地有九州以應九土其式託以靈龜戴九履  
 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央而寄於坤二是也  
 然而九星之為斗則其義若明若昧古法具在而闕意眇旨無  
 復申理之者矣

九宮紀年論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云五運氣行主歲之紀甲子甲午乙丑乙未災七宮以次三宮五宮一宮九宮二歲一移此卽九宮災眚

五移而周以九宮論年有一歲二歲三歲者其三歲一移中又

有四十五年五福三十六年大遊三十年君棋之異南齊書高

帝紀云按太一九宮占漢高五年太一在四宮晉元興二年三

年太一在七宮宋元嘉元年太一在六宮七年太一在八宮十

八年太一在二宮十九年太一在三宮五字太始元年二宮二

年三宮元徽二年六宮四年及昇明元年太一在七宮此卽三

年一移不入中五二十四年一周也太一金鏡式經云自太公

張良以下至李淳風別起太一新歷又云太一十神五福君棋

大遊小遊天一地一四神臣棋民棋直符皆天之尊神行五宮

五移而周宋志亦同夢溪筆談小遊作太一四神作十神直符  
 作九氣三年一移又云棋應作基案其式君棋臣棋民棋行十  
 二次天一行十二宮或行八卦或行十六神不得總云行五宮  
 五移而周也五移而周者惟五福太一唐國史補云元和初陰  
 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劉闢造五福樓使符載為文紀之宋志  
 及容齋三筆云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  
 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  
 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  
 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  
 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為祥竊詳五福太一雍熙甲申入巽宮故  
 修東太一宮於蘇村游宦紀聞引王湜太一册後備檢云雍熙  
 九年方士楚芝蘭言之得上命建遂以芝  
 蘭為春官正石林燕語云甲申入巽宮應蘇州建  
 宮以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焉天聖己巳入

坤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望詳稽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  
 於集禧觀東為中太一宮此則四十五年一移太一淘金歌云  
 乾艮巽坤中五匿是也其一歲一移者玉海有景祐三式太一  
 福應集要御製序云始紀於上元三年十二年之考治其法俱  
 依年次之唐會要云會昌元年檢校尚書左僕射王起及國子  
 監博士盧就等奏言九宮貴神位列星坐按黃帝九宮經及蕭  
 吉五行大義舊唐書禮儀志作  
 及蕭嵩五行大義天逢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  
 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  
 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  
 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一離火紫統八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  
 於極又舊唐禮儀志云祭九宮之神遣司天監官一員隨每年  
 貴神飛棋之方以定祭位自乾元以後不易位其依次占式則



如故也宋吳自牧夢梁云九宮貴神北太一西南攝提正東軒  
轅東南招搖中央天符西北青龍正西咸池東北太陰正南天  
一之版位也宋禮志云自天聖己巳入歷太一在一宮歲進一  
位飛棋巡行周而復始歷志云嘉泰元年臣僚言歷首載九良  
之名其末又出九曜吉凶之法則壬遜憲一年一移宋以前法  
也五行大義云九宮十二神者天一太一天符攝提軒轅招搖  
青龍咸池太陰行於九宮一歲一移別一青龍行十二辰即太  
歲之名別一太陰行十二辰三歲一徙即太歲之陰神其害氣  
右行四孟一歲一移合為十二神以天一太一為用太陰右行  
十二辰三  
歲一移行  
四仲也是年九宮也又月九宮日九宮時九宮按太一式月  
以天正始太一三月移一宮行八卦二十四月而周天目一月  
一移行十六神留陰德太武十八月而周時計同於遜甲隨書

臨孝忠傳云著遜甲月令十卷則一月一移法抱朴子登陟篇  
云天內日天內時天禽日天禽時是皆遜甲法淮南子天文訓  
云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雅釋天云  
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以古術校之是九宮十二神故古人記  
歲或曰青龍或曰攝提續漢書律歷志云攝提移次青龍遷辰  
謂之歲言歲星移次歲陰遷辰法本遜甲其青龍天一太陰並  
是九宮一歲一徙之神淮南謂之天神廣雅以為太歲古人以  
九宮紀年之證明史歷志云每歲上壬遜憲今欽天監民用時  
憲書有年九宮月九宮及古九宮神名其始末不可不知後漢  
書方術傳云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滕于瑤  
臺之上靡得而窺爰就儒書證之云爾

書武經總要後

遁甲者甲為斗極乙為南極丙為月丁為日丁丙乙為三奇甲子戊甲戌巳甲申庚甲午辛甲辰壬甲寅癸為六儀儀為直符直符之門為直使此渾天以後捷法附益古人之說後漢書方術傳序注云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則唐以前義雲笈七籤黃帝本紀注云龍圖文遁其甲故曰遁甲趙彥衛雲麓漫抄云甲不可遁鄭固碑遠遁退讓遁為循借知道甲當作循甲言循環推數則宋以後義今術士所知者大致出太白陰經陰經唐李筌於軍中撰者不能鴻博其法在第九卷今官書又闕明初人寫本有之嘗覽隋蕭吉五行大義所引太一神名今人皆不知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云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生門休門五將者天目文昌

等宋人煙波釣叟歌云十精爲使天目爲客地目爲主則遁甲必通太一太白陰經亦云陰陽二遁凡千八十局日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而徧尋其文亦無五將及天日文昌之法惟王希明太一金鏡式經邱濬太一淘金歌及武經總要有之又得一九躔宮之理吳志趙達傳言達治九宮一算之術云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疑卽躔宮法武經宋帝命司天監楊惟德等參考舊說成之宜開括古今義旨也五將者大將客大將小將客小將參將其天目文昌則起四維行十六神陽一局起申武德二局至酉太族乾陰德坤太武則留如第四局在陰德五局亦陰德六局至亥太義十七局在太武十八局亦太武十九局至武德陰一局起寅呂申至二局則卯高叢巽太昊艮和德則留如陽式也太一則陽七十二局自一宮

起至二宮三局一移陰七十二局自九宮起至八宮亦三局移一宮俱不至五宮一乾二午三艮四卯六酉七坤八子九巽太一在八三四九爲陽二七六一爲陰天目在正官爲陽間神爲陰太一天目在陽算得偶爲和在陰算得奇爲和天目掩迫太一則凶天目又與年計月計日計時計爲五將俱行十六神所以占五人將之吉凶故亦曰五將太一淘金歌云太一八宮不入五二十四年始周覺天目順行十六神一年一徙無滯塞其法相錯綜太一卽小遊亦曰監將蓋統五將者天目卽文昌其星在斗魁前主將之首也地目者天目計神所臨之下謂之地目在地爲陰客將首也亦曰始擊元史張康傳云至元十八年奏壬午太一理良宮主大將客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十九年果盜起京師又言二十三年丙戌太一無算遂罷征日本

是也計神又錯綜逆行十二辰其法如此知鈞叟歌主客名誤  
此式所言太一皆非十二神太一可佐鄭注乾鑿度之說嘗歎  
術數之學專家無通人通人不專家淘金歌吾邑前輩所作欲  
爲校之而行路無休息爲牽連記於此此書言八門算法繁而  
無用今更不錄而後之術者僅傳八門蓋十神太一大理物博  
術士自刪之嘉慶丁卯四月

書煙波釣叟歌後

煙波釣叟歌蓋宋人作其言一本太白陰經陰經不易得能者  
編此示俗人其法在陰經第九卷亦有廣采至十卷六壬法者  
歌言天三門地三門地四戶案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太始天元  
冊文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齡天之氣經於心尾巳分所謂  
戊巳分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王冰注云遯甲經曰六戊爲  
天門六巳爲地戶又案趙蕤儒門經濟長短經云太公曰將軍  
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徙自注云青龍亦爲九天其法以旬  
首爲青龍木九天也乙爲逢星木直符也丙爲明堂丁用金太  
陰也戊爲天門巳爲地戶土六合也庚天獄金白虎也辛天庭  
用火騰蛇也壬天牢水元武也癸天藏水九地也此實古道家  
言抱朴子登陟篇云甲爲青龍乙爲逢星丙爲明堂丁爲陰中

已爲地戶癸爲天藏陰經亦云六戊爲天門六已爲地戶此歌地三門之六合卽是已分注乃采六壬法由不知遯甲法又後漢書皇甫嵩傳注引元女三宮戰法云九天之上六甲子九地之下六癸酉檢陰經云直符後一宮爲九天後二宮爲九地又云九天之神在六甲九地之神在六癸文在兩條義實一貫歌止舉後一後二要必以乙直符定之注者不知也後漢卞忌自言能役六丁爲六甲丁神此引神名丁卯文伯丁丑文孫丁亥文公丁酉文通丁未文卿丁巳巨卿武經總要則云丁卯孔林旋兔人丁丑凌盛六牛人丁亥豬人丁酉費陽明雞人丁未王屈奇羊人丁巳許咸池蛇人此卽陰中其方利其事速也歌云三爲生氣五爲死盛在三兮其衰在五能識遊三避五時造化真機須記取按抱朴子軍術篇云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所

在宮常就三避五五爲死三爲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蓋以飛棊法求之天衝方爲生天禽之位爲死也歌云十精爲使用爲貴起宮天一用無疑天目爲客地爲主六甲推來無差理則太白陰經亦無之注云葛洪謂踰於五土歸於九一之謂十陽遯自一至九陰遯自九至一皆十數又云卯爲天目酉爲地耳此則術士苦於不知以九宮言天一在離則太一在坎此步天歌云天一太一守門戶也以十精言天一卽太一此天官書云北極太一之常居也十精太一天目之式在太一金鏡式經及武經總要天目行申酉戌乾亥子丑艮寅卯辰巽巳午未坤十六位非六壬式卯爲天目也十精則天皇帝符天時太尊飛鳥五行八風五風三風及太一九法以周法除之或行十六神或行九宮太一卽天一三年一移其三元法亦別五行大義云遯甲

以冬夏二至後甲巳之日夜半時爲甲子則九宮太一也又云太一以初元甲子六十年爲一紀三百六十年一周則紀年之法又云九宮別以巳亥爲元首分爲五元初巳亥六十年天元次六十年地元次人元次河元次海元亦紀年所用十精太一又以一時當一年則三局移一宮古式言太一六壬遞甲九宮其式行異而如五星相值今十精法不用蓋術士之不知此也久矣嘉慶辛酉十月

### 六壬古式考

六壬之起道藏謂自黃帝名六王者神機制勝太白陰經云元女式者一名六壬式元女所造主北方萬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武經總要云六壬之說大衍數謂天一生水始於北方許慎說文言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成六壬也是唐宋人有二說祝泌六壬大占云周官砮蒺氏方書卽壬盤今案壬盤無二十八數祝說蓋迂曲壬術主北方陰白虎通云亥者陰之始又亥位爲易之乾爲蓋天之天門壬寄於亥名六壬宜也其法以日在加時所臨之方爲斷黃帝金匱第七經云天地復曰吟諸神若歸其家太白陰經云諸神自臨曰伏吟其云神者五行大義引元女式經云六壬所使十二神神后大吉功曹太衝天剛太一勝先小吉傳送從魁河魁微明則今所

云十二將如神后則當爲女虛危微明則當爲室壁左傳云元枵虛中也宋祖沖之作大明憲亦欲七曜起虛爲冬至正位淮南子天文訓亦言四仲三宿四鈎二宿所謂四三十二八二十六分二十八宿爲十二次元枵及三仲皆當有中虛星當位正北始合五行可與地之十二方位相比論斷昭十年左傳禘竈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四七也黃帝龍首經云將四七使三光黃帝金匱玉衡經云四七布列首羅八方然則六壬之術星於五行冬有定屬祖沖之論憲謂軫自漢屬辰此不可以言六壬六壬十二神名解者謂依時令亦實不然黃帝龍首經午爲勝先戌爲魁作天魁者四術作河魁者亦四術黃帝金匱玉衡經午爲勝先戌爲河魁五行大義元女式經午爲勝先亥爲微明黃帝授三子元女經午爲勝先戌爲魁亥爲登明論衡難

歲篇亦有登明從魁太白陰經則午爲勝光戌爲河魁亥爲登明其論遁甲又午爲勝先亥爲微明宋史律厯志午爲勝先戌爲河魁亥爲登明武經總要午爲勝光其引曾門經作神光又大將軍三年一移亦曰神光吳越春秋作勝先河魁登明文種又言范蠡之行後入太一前翳神光五變中黃經戌作天魁許洞虎鈴經則作勝光河魁登明據夢溪筆談亥曰登明注云避仁宗嫌名則宋初本當作微明今檢古術惟太白陰經尚存微字而論衡吳越春秋已作登五行大義引元女式經云微明者主亥水神水體內明不見於外微其陽氣至子方明筆談云登明者三陽始兆於地上又引舊解登明云正月陽氣始建呼召萬物就時令言與元女異不論五行其義蓋不足道元女式經云河魁者主戌土神河當首也當斗魁首也筆談云天魁者斗

魁第一星也第一星抵於戌故曰天魁皆於仲春義無取唐人詩有二月河魁將三千太一軍則其時不作天魁其以將名河魁亦僅見也元女式經云勝先主午火神勝先者陽氣大盛陰氣始動惟陽在先故勝也筆談古今二說皆作勝先然勝光有神光爲助又太白陰經十卷足本明人寫者後跋所謂國初許先生傳此書佐太祖定天下者其中徵明字皆旁改爲微意其所傳本作徵而其所據校者爲最真本沈括亦未及見也徧覽其異足證神名不以時節起義十二神名既遞改義又參差以河魁從魁太一天剛太衝之名推之知十二神由星得名不以節氣中氣得名十二神之限當以日躔歸之古次位到室則名登明亥交奎則名河魁戌也十二次法自漢已亂之漢志所謂至其初節氣至其中中氣已非古分次之法後人法以中氣始

至次初六壬換將依之說始武經總要夢溪筆談所以彌逢歲差元時上高神瞽銀河棹法猶以節氣換將則泥古而不通也彌逢歲差而以中氣換將者不泥古而亦不通也何者定歲差則二月亦有日在張者以河魁名之是汨陳五行也六合者寅與亥合以中氣換將則立春後之十五日寅與子合一盤之中其法錯出又星次名義相悖不可行遠凡術當順天以求合不可爲法以改天古人制法適與其時天行合讀黃帝術正月卽以登明加時顛項法立春日在天廟五度秦以營室立春則立春卽當亥將漢書五行志建平二年四月乙卯朔殿上有大聲如鐘鳴李尋對日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是也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辛亥占七月勝先加時句踐入臣外傳甲戌占三月河魁加時又其言皆夏正疑著書者意撰或楊方皇甫遵徐天佑等



所改其隋時五行大義所謂十二將者今謂之十二神漢志云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則古所謂神今所謂將也辨正論歷代相承篇云案曹氏太一式經黃帝神女上以神將立號下以日辰為名宿舍之辰以為月神月建之氣以為辰名所謂月神者今之將所謂上以神將者乃今之神五行大義云六壬式十二將天一為土將前騰蛇火將前二朱雀火將前三六合木將前四句陳土將前五青龍木將後一天后水將後二太陰金將後三元武水將後四太常土將後五白虎金將後六天空土將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云天一所在甲戌庚旦大吉夕小吉乙巳書神后夜傳送丙丁旦登明暮從魁六辛晝勝先夜功曹壬癸晝太一夜太衝五行大義元女式經惟登明作微明黃帝龍首經黃帝金匱玉衡經太白陰經武經總要其法皆同晉書戴洋傳十月丁

亥夜半時得賊問占曰功曹為賊神加子從魁為貴人加丁是丁日貴人夜治酉合甲日貴人夜治丑也而龍首經二十三術巳未日加辰加酉二占貴在子四十三術乙卯日加戌占貴在子七十術庚寅日加寅占貴在丑則旦治夕治與前後術不合或後人附益吳越春秋同元女經其七月辛亥時加卯白虎在丑臨戌太常在寅臨亥則天一在午且治也十二月戊寅時加卯騰蛇在寅臨戌青龍在午臨酉則天一在丑用夕治以其時星尚未沒太白陰經云凡星沒為日星出為暮是也吳越春秋二月甲戌日加雞鳴占青龍臨酉云在玉門第九則河魁加丑天一在丑臨辰雞鳴不得用旦治或以子至巳為陽午至亥為陰此宋以後說天一言且夕晝夜治不聞以陰陽治青龍臨酉定是誤也

求景類也

創此宋以符號天一官且之費亦不謂以金銀等  
 天一官且符號天一官且之費亦不謂以金銀等  
 二凡印白符號天一官且之費亦不謂以金銀等  
 三凡印白符號天一官且之費亦不謂以金銀等  
 四凡印白符號天一官且之費亦不謂以金銀等  
 五凡印白符號天一官且之費亦不謂以金銀等  
 六凡印白符號天一官且之費亦不謂以金銀等  
 七凡印白符號天一官且之費亦不謂以金銀等  
 八凡印白符號天一官且之費亦不謂以金銀等  
 九凡印白符號天一官且之費亦不謂以金銀等  
 十凡印白符號天一官且之費亦不謂以金銀等

六壬書跋

道藏薑三至薑六為黃帝龍首經二卷黃帝金匱玉衡經一卷  
 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一卷抱朴子極言篇云案龍首記顏氏家  
 訓雜藝篇云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閒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  
 輪五變玉歷十許種書其書古雅也其在目錄者隋書經籍志  
 五行類有黃帝龍首經二卷元女式經要法一卷通志藝文略  
 有金匱經三卷焦竑國史經籍內有六壬龍首經一卷檢釋藏  
 笑道論云黃帝金匱何以不在道書之列乎知其書周齊廣行  
 辨正論出道偽謬篇云元都觀經目六千三百六十三卷觀中  
 見有本二千四十卷中諸子論八百八十四卷黃帝龍首經一  
 部五卷元女皇人等撰宋人陸靜修所上目經書藥方符圖一  
 千二百二十八卷並無前色乃妄添八百八十四卷釋氏之說

大率嗔如忿戾悖其師法然幸有其言合之顏氏家訓及隋志  
知此數種是古書久行於世齊梁時續收入道藏者今覽龍首  
經有吏家長者客諸侯二千石令長丞尉金匱玉衡經有縣官  
贅壻授三子元女經有喚人白獸知是遂古相傳秦漢閒始著  
筆札甘石星經靈樞素問之流比又自唐人校寫至今未改彌  
可寶貴矣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轉位十二神羨門式法羨門  
式三書六十五卷今不傳其說當在此數書中又六壬式法雜  
見吳越春秋越絕書俱東漢人作其語必有所受藝文志陰陽  
家有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別錄云傳天下忠臣而入陰陽家其  
中蓋有若紂時太史夫差時子胥公孫聖等占驗術又禮記月  
令春行夏令秋令冬令之占及耕籩典禮均依六壬月將法求  
日辰星度之應是秦漢相傳古法今六壬亦有所謂大全令讀  
者不知此術所自起五變中黃經注云寶鑑金華集三百八十  
六卷滎河縣后土宮中有全本河中府龍門縣有不全本未悉  
其書思之輒西笑也丙寅十二月望

百里奚事異同論

百里奚之自賣也以為賣於養牲者孟子萬章云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說苑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使將鹽車之秦善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史記商君列傳云自賣於秦客是也謂即賣於秦穆公者韓詩外傳云百里奚自賣五羊皮為秦伯牧牛管子小問篇云百里奚秦之飯牛者也韓非子說難云百里奚為虜以于上也難一云為虜於穆公不辭卑辱難二云自以為虜於穆公虜所辱也蒙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虜即是奴鹽鐵論御史云百里奚以飯牛要穆公始為苟合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是韓非之餘論謂賣於公孫枝者呂氏春秋慎人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亾號而虜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

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則賣于秦客賣于繆公賣于公孫枝有三說也謂係奴者史記孔子世家云起縲絀之中與語三日呂氏春秋慎人篇云百里奚虞亡虜縛知度篇云百里奚霸王之船驥也任僕虜鶡冠子世兵篇云百里奚官奴或爲晉所虜係或在秦又自陷於刑科說苑尊賢篇云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又文選演連珠注引韓詩外傳禽息云奚陷刑臣之罪也則奚于秦以罪爲奴周官司厲注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晏子春秋雜上云越石父爲人臣僕史記晏子列傳云在縲絀中是也其賣也秦策云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韓非子難言云百里奚道乞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逐於齊自賣五羊之皮爲一軛之車入秦淮南子修務訓云百里奚轉賣說苑雜言篇云自賣取五羊皮尊賢篇云導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漢

書王褒傳云百里爲自賣王逸九思云百貿易兮傳賣北堂書鈔引風俗通云奚妻歌曰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羊皮依雜言則自賣取五羊皮以西入秦依尊賢則爲人略賣依修務訓注轉行自賣則以智自脫轉資秦客入秦依風俗通則奚好羊皮事事資之莊子庚桑楚篇釋文云百里奚好秦而拘於宛故秦穆公以五羖皮贈之於楚或曰奚好五色羊裘故穆公因其好也此莊子所謂籠百里奚者韓詩及九思亦言奚販羊裘也秦策云奚虞之乞人史記鄒陽傳云百里奚乞食於道路注應劭云聞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孟子云百里奚舉於市注云奚之秦隱於都市都市固販裘之所亦乞食所也其飯牛也莊子田子方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說苑臣術篇云穆公觀鹽見其牛肥問之藝文類聚張

温自理云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好牛奚因賃養牛劉  
 孝標世說注云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相牛亦一藝  
 不試故藝不為非也其舉也孟子云於市史記孔子世家云於  
 繹綆之中商君列傳云於牛口之下案魏李康運命論云伊尹  
 太公百里奚張良名在于錄圖事應乎天人北齊書樊遜傳云  
 百里奚相秦名存雀錄則是讖緯所著史記趙世家云秦讖於  
 是出矣當穆公時是穆公披圖求賢志在必得其人文選李論注引春秋  
感精記故李斯云東得百里奚於宛楊雄云百里入而秦喜為  
 秦相之求奚也其進奚者後漢書朱暉傳注文選演連珠注並  
 引韓詩外傳云禽息薦百里奚於穆公以為私而加刑焉後禽  
 息以首觸楹而死漢書杜鄴傳注應劭云穆公出禽息當車以  
 頭擊闔腦乃播岀穆公感悟乃用百里奚朱穆傳注以論衡儒

增篇云儒言禽息碎首當是扑頭韓非子說林上則云公孫友  
 自刎而尊百里說苑臣術篇云公孫支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奚  
 為上卿以制之支為次卿以佐之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公孫枝  
 得而說之知友即支枝所薦為百里視非奚也奚實賢者後人  
 喜稱說之增加事蹟不能強同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奚嘗游困  
 於齊而乞食蹇叔收之奚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之脫齊難遂  
 之周周王子穰好牛奚以養牛干穰穰欲用奚蹇叔又止奚及  
 去事虞君不用蹇叔言為晉所執以媵秦穆姬又亡秦走宛楚  
 鄙人執之穆公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以五羖羊皮贖之此  
 實事也商君列傳云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云南陽宛人  
 李斯列傳正義云新序曰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晉  
 世家云滅虞虜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正義引南雍

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劉孝標世說注引楚國先賢傳云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於虞爲大夫奚宛人故亡秦走宛宛楚鄙也水經清水注云梅溪水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於秦爲賢大夫所謂迷虞智秦者也本紀不言何地人者以見商君傳傳言被褐食牛與紀周秦不同者傳自趙良之言史載其言不得改之困學紀聞引范太史謂遷言自爲違異此范亦可謂不達史體矣史傳皆云楚宛人而孟子云虞人也閻若璩云址貫已見其說不然秦策秦王謂陳軫日子秦人也而軫實楚人高誘注云軫元仕秦故曰秦人漢書鄒陽傳注應劭云百里奚虞人也韓信傳注云本虞臣也呂氏春秋尊師篇高注云百里奚故虞臣也高有孟子注知解孟子亦如此證以陳軫秦人知戰國時語本如此孟子疏云虞人虞國大夫有古義也

若璩又云舉於市爲沽酒市脯之市毛奇齡經問謬與之同孟子所列曰畎畝之中曰版築之閒曰魚鹽之中曰士曰海皆地與官寺而獨以市爲買非孟子旨也奚之卒也商君傳言之詳矣蒙恬列傳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此又蒙恬傳聞之異風俗通五霸云秦繆公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諡曰繆則以古時民間無史多異說史言奚爲晉所執以媵秦穆姬故荀子成相云子胥見殺百里徙楚辭惜往日云聞百里之爲虜而後人據古今人表井伯百里爲二人奚無媵秦事合於孟子孟子非杜史周室班爵祿不得其詳本朝取民之制推詩大田篇而知之百里奚異時異國何當必能悉其出處閻若璩辨此事云妙義仍在此數卷故書中嘗取其義以讀人表表第四有士會第六有井伯第二有范武

子第三有百里奚士會井伯以奔亡在第四第六范武子百里  
奚以立功名在第二第三推之南容以慎言在第三南宮敬叔  
以魯臣在第四范蠡以立功在第三計然以致富在第四一人  
兩見人表例也知其例而唐人可無疑於士會宋人可無疑於  
井伯矣

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高祖本紀云漢元年十月至霸上贊云朝以十月張蒼傳云緒  
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  
革是也封禪書云於是秦以冬十月為年首又云高祖以十月  
至霸上因以十月為年首此記事之詞以作者時所謂十月追  
名之則易曉也封禪書又云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  
三月及時臘此記言之詞依其言記之不失實也漢書文帝紀  
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此  
記言當云乃二月晦而亦云乃十一月晦者因上記事十一月  
癸卯晦改之也秦楚之際月表云二世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  
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陳涉世家云臘月陳王至下城父莊



賈殺以降秦此記事之詞臘為亥正記事之十二月為亥正記  
言之春三月也蓋追述古事史記之例如此古詩十九首云明  
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眾星何歷歷文選李善注  
云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蓋元封以  
前詩人之言如此又云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是則夏正十  
月蓋太初以後詩人之言如此時人各言其時之事不得改之  
則記言之體也

○長者義

此所舉為多滿略東漢以前長者指貴人車馬以長者謂賢人  
兩字者三國志注云長者指賢人車馬以長者謂賢人

古所謂長者今所謂大老後漢書趙孝傳云父為田禾將軍孝  
歸亭長聞有長者客注云孝名高故以為長者客其說非也史  
記陳平傳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又軍將曰反使監護軍長者漢  
書張敞傳長安偷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  
又漢明帝為太子時與山陽王荆請鄭眾眾拒之梁松曰長者  
意不可逆馬援傳云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  
得調鄭泰傳云張邈東平長者坐不窺堂續漢五行志云延熹  
中京都長者皆着木屐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筒為糲具  
所謂長者皆言富貴有氣力漢高帝謂其嫂顏羹侯母不長者  
亦謂其非大方非富貴氣象藝文類聚六十七引魏文帝詔云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謂世富貴乃承漢人舊語

佛書東漢始譯其徒相承尙知此語維摩詰所說經長者音義云天竺以商賈爲業彌積年歲獲珍異上者奉王餘入已財盈一億德行又高便稱長者音義唐元應撰者其言財一億稱長者舊譯法唐李長者作華嚴注論亦是富人其兼言德行又高乃是別一義非此數書之謂蓋長者有三義父兄一也富貴人二也德行高三也三義注書者不可相牽涉

漢南北軍義

漢初南北軍刑法志云高祖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語惟見此百官表無之他紀傳亦不說今案高祖時之南北軍以衛兩宮漢五年治長樂宮八年治未央宮皆有衛長樂在東爲北軍未央在西南爲南軍高帝初居長樂宮七年長樂宮成朝十月帝輦出房是也八年治未央而十一年呂后殺淮陰侯於長樂鐘室則帝居未央后居長樂所謂戚姬常從呂后希見士益疎是也至太子位定帝始居長樂十二年崩於長樂宮是也惠帝居未央太后居長樂帝以數朝蹕煩民是也少帝亦居未央宮后使呂祿領北軍呂產爲相領南軍是也知兩軍初是兩宮衛者呂后崩時誠祿產必據兵衛宮母送葬是也知北軍是長樂者周勃入北軍問爲呂右袒爲劉左袒北軍衛呂后故兩

問之也知南軍是衛未央者南軍相國呂產不知北軍已失乃入未央宮周勃分北軍卒千人予朱虛侯令入宮衛帝乃殺產帝勞之又殺呂更始乃還馳入北軍報周勃又代王至未央宮謁者拒代王曰天子在是少帝居未央呂產領南軍相少帝俱在未央也至文帝時乃合南北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是也其後中壘掌北軍郎中掌南軍宮室日增南軍名沒而北軍名存戾太子白皇后于未央宮而發長樂宮衛則北軍猶衆也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選士馬日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黃霸傳云爲潁川太守徵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張安世傳云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是武宣時有獨名北軍者後漢因其名于洛陽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無南軍名

也

也

關內侯說

漢書百官表云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二千石其爵名十九級關內侯二十級列侯按秦漢之際其制非因非革卽班固亦不詳知之謂列侯制通於天子專生殺關內侯不立國而食邑風俗通言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續漢志注引魏劉劭官爵制言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制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圻故曰關內侯也又引晉荀綽晉百官表注言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號漢書高后紀注如淳言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惠者與之關內邑食其租稅此四說於秦漢制皆不全秦本紀云昭襄王四十二年九月穰侯出之陶陶本在函谷東穰侯列傳云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涇陽封宛高陵封

鄧爲侯邑卽不在崤函關內當商君時六國未平列侯亦不能出崤函何獨關內侯以崤函生義列侯在秦爲二十級之賜爵乃虛封不得爲實封立國漢則徹侯爲諸侯其列侯亦二十級之爵關內侯食邑亦不在崤函之西是朝廷所行與儒史所說不相蒙按管子大匡篇云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呂氏春秋貴信篇云魯請比關內侯韓非子顯學篇云敵國之君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吾將執禽而朝魏策云爲實屢謂王曰王不若與實屢關內侯而令之趙蓋戰國時大臣實封稱君如孟嘗昌國安陵龍陽平原信陵等皆通名關內侯故商君因其名所謂關者凡國皆有關燕策蒙嘉云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賦比郡縣是魯比關內侯之義其地固不能遷也荀子彊國篇云秦聽咸陽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天下雖爲築明

堂於塞外朝諸侯可矣所謂塞者各國俱有邊塞與言關同非定崤函始謂關也秦策云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相往來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覽此數文知關是封疆之界說者不深思以齊無崤函管子文後人所彘韓魏地終在關外解秦策謂是關內侯吏信史注多曲說也秦琅邪刻石從臣列侯下有倫侯漢時諸侯列侯有賜位特進賜位朝廷賜位侍祠及隨時見會之別列侯中有戶多少縣鄉之分秦東陵侯召平漢書說以爲封君李斯位通侯史記云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通侯不言歸國而言歸鄉里明是虛封漢諸侯有分土列侯關內侯有食邑漢書高帝紀五年詔云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復其

身及戶六年冬十二月悉封蕭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呂后紀云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文帝紀云  
二千石以上從高帝者三十人食邑申屠嘉傳申明之云悉以  
爲關內侯食邑酈商傳云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  
子孫爵皆關內侯食邑凡百餘人紀云百十三人食邑各有差  
又蕭何傳鄂千秋之安平曹參傳之平陽酈商傳之武城傅寬  
傳之雕陰田廣明傳圍縣之遺鄉劉敬傳之二千戶孔霸傳之  
八百戶昭帝時大鴻臚將帥有功宣帝時夏侯勝又厲溫舒淳  
于長蘇建師丹籍閔史丹解敢孟巴蕭望之李沮公孫宏後爲  
適者董賢父皆有食邑匈奴傳左伊秩訾降以爲關內侯食邑  
三百戶猶佩王印綬也其不食邑戶者元狩三年趙食其賜關  
內侯黃金百斤宣帝賜周德八人爵關內侯惟劉德蘇武食邑

其知地名者安平平陽武城雕陰圍縣不拘峭函關內地又史  
記貨殖列傳云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  
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所云侯  
邑者封君也列侯關內侯也所言侯國者諸侯也侯邑在關東  
豈得云加惠則賜以關內食邑爲峭函關乎漢書淮南王傳云  
爵人至關內侯明是淮南關內霍光傳云尙書讀奏言昌邑王  
夜於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明是昌邑關內文至顯白說  
關內侯者乃不視之其由關內侯加至列侯者紀傳多有其由  
諸侯列侯降爲關內侯者王子侯表云頡羹侯祚陽侯削爵一  
級爲關內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王吸陳平酈商灌嬰搖毋  
餘爰類程黑戚鯁極忠後賜爵關內侯城父侯奪爵爲關內侯  
景武宣昭元成功臣表云范代後賜爵關內侯義陽侯厲溫敦

以子謀反削爵爲關內侯外戚恩澤侯表云扶陽侯削一級爲關內侯高平侯博陽侯奪爵一級爲關內侯此西漢制也東漢增鄉侯亭侯在關內侯上後漢書傅俊傳云子昌嗣封蕪湖侯貶關內侯永初七年復封昌子鐵高置亭侯安帝紀云吏民入錢穀得至關內侯蓋亭侯爲實封關內則虛爵以入錢穀得爵者無俸其得爵以功者史記外戚世家云姪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是西漢關內侯爲中二千石也續漢志云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限注引古今注云建武六年初令關內侯食邑者俸月二十五斛案志言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比二百石者月二十七斛東漢關內侯月二十五斛是不能視比二百石去

西漢遠矣明帝賜桓榮食戶五千不涉關內侯也關內侯之微由上增鄉侯亭侯蜀志劉二牧傳注漢魏春秋云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松之以爲高祖時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爲不然今案先主傳云中山王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元狩時亦無亭侯之爵是譜牒之文不可信然漢時小侯止封鄉亭特其爵名鄉侯亭侯則實始於光武趙孝王傳建武三十年有此名也三國時又改制魏志后妃傳云淑媛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內侯魏志建安二十年冬注引魏書云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關外侯爵十六級銅章龜紐墨綬又五大夫爵十五級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黃初元年紀云漢王爲崇德侯漢列侯爲關中侯是崇德爲名號十

八級關中爲十七級裴松之建安二十年注云名號虛封自此始却不然也史記樊噲列傳云賜爵封號賢成君又賜重封又賜爵列侯夏侯嬰傳云賜爵列侯爲昭平侯又賜食祁陽傳寬傳云賜封號共德君又賜食雕陰又賜爵通臨侯又益食邑又剖符封陽陵侯是漢初用秦制列侯關內侯俱名號虛封賢成君等及曹參之建成君酈商之信成君漢武之富民侯王歙之和親侯王莽之說符侯就德侯茂德侯隆德侯其名甚多更始之興德侯輔漢侯知命侯柱功侯赤眉之畏威侯劉永之忠節侯光武之明親侯鄧寬建策侯吳漢向義侯王遵折姦侯燕廣承義侯寇恂宣恩侯陰陸建忠侯彭寵甚至不義侯蒼頭子密皆是名號而列侯忽爲通侯忽爲縣侯忽爲虛封魏武變通之亭侯列侯關內侯皆實食邑戶其十八級名號侯以下爲虛爵

非虛封自魏始也魏志張遼傳封都亭侯增邑後分封兄汎及一子爲列侯後進都鄉侯晉陽縣侯樂進傳封廣昌亭侯增千二百戶後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臧霸傳其孫名權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文聘傳分邑戶封子爲列侯賜從子爵關內侯則魏關內侯後亦爲虛爵而列侯爲實封在亭侯下其次序爲縣侯鄉侯亭侯列侯關內侯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玉海引理道要訣云魏十等封以鄉侯爲第八亭侯第九關內侯第十則魏後制又無列侯及虛封矣魏又有鄉公縣公郡公亭伯晉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侯亭侯關內侯關中侯關外侯世祖紀云本爲縣侯者傳封次子爲亭侯鄉侯爲關內侯亭侯爲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羊祜傳云將進爵王乞以迴賜舅子蔡襲詔封襲爲關內侯邑三百



戶是晉關內侯亦猶漢制以封爵遞減或餘爵得封也自後南朝之制宋書百官志云縣侯三品鄉侯四品亭侯五品關內侯六品隋書百官志云梁陳湯沐食邑侯七品鄉亭侯八品關中關外侯九品宋書禮志云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紫綬關外侯銀印青綬隋書百官志云梁陳制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龜紐紫綬關外侯銀印圭紐青綬皆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劍齊制無聞自漢以關內侯爵賜功臣後則宜有世傳漢書丙吉傳云吉封博陽侯子顯削爵爲關內侯顯子昌嗣關內侯又復博陽侯云國絕三十二歲復續是關內侯有嗣博陽國絕而關內侯爵不絕也蕭望之傳云望之以關內侯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詔其子伋嗣爲關內侯是他關內侯及有邑者皆得嗣不絕也魏晉以後關內侯未見有嗣者宋書卜天與傳

云父卜柱封關中侯世祖時天與以關中侯諡壯侯是亦嗣封也北朝之制晉書符洪載記云石勒賜洪部下爵關內侯二千餘人時猶用晉法至元魏封爵王公侯子四等後加伯男爲六等北齊從之周則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之號開國蓋實封不言開國則賜爵入粟爵之散公侯伯子男隋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及侯伯子男凡九等其後惟王公侯三等關內侯惟南朝有之隋平陳遂不用關內侯爵大要秦二十級列侯亦虛爵漢初名號侯及王莽率禮淑德之類皆在關內侯上而關內行出關中又行出關外又以列侯行出名號虛封或在上或在下儒說與時制及亂時軍中草創不相通曉惟以關內爲峭函關則必不可矣

照及不世矣

潞侯與趙盾及驍將軍中草降不降敵勢以關內欲西關  
出關中又帝出關外及以解封出各親德挂海查土如五年  
萬帝各親德矣王莽卒解將封之聽音在關內封土而國內  
陳百之部平期後不果關內封賞大受平二十餘年  
公卿公及封自子與凡大受其等封王公封三等關內封  
言國國則則則人與德之諸亦封也長壽列王國公  
等十齊於之同員公封自年與文自開國之  
後人封解與德去至天終性封王公封自年與文自開國之  
亦水陳之師管書師好師清之三師  
高賢公封自年與文自開國之  
中封也風相天再封關中封自年與文自開國之

○漢少帝本孝惠子攷

漢惠帝後有兩少帝孝惠紀云四年立皇后張氏紀止七年高  
后紀云皇后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立之又四年廢自  
立張后至少帝廢止八年才六七歲耳張皇后傳云呂太后使  
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而立爲太子太子立四  
年迺自知非皇后所出口太后安得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  
所爲太后幽之永巷下詔廢之遂幽於外戚傳亦云立孝惠後  
宮子爲帝此一少帝也真孝惠子特非張后子也其後宮子史  
謂之他人子者言非皇后子凡六人曰宏本名山又名義襄城  
侯恒山王曰疆淮陽王曰朝軹侯恒山王曰不疑恒山曰武壺  
闕侯淮陽王曰泰平昌侯呂王濟川王梁王與前少帝則孝惠  
七子其六子真僞疑不能明耳後宏立爲帝東牟侯與滕公載

少帝出就舍是夜誅少帝於邸此又一少帝也呂后紀云呂太后崩大臣陰謀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文帝紀云丞相言子宏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周勃傳云陰謀以爲少帝等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南粵傳云文帝賜書日高后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此所謂陰謀大誣之以絕呂氏後孝惠七子前少帝廢歿不疑以少帝二年薨強以五年薨呂后崩時孝惠尙有四子一少帝三王皆以童幼被慘殺爲可傷也酈生傳言酈寄給呂祿軍天下稱酈況賣友天下皆知呂氏及孝惠枉矣

瓠子下榷解

史記河渠書武帝自臨決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榷如淳云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按如淳之言乃作小塘堰之法非塞決法且文言薪柴少則非以草塞其裏武帝作歌云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積林竹兮榷石菑是其時有竹無草下竹榷卽下竹埽也草埽勝于竹埽者竹中空外有節不帖實草土爲埽乃帖實故無草而後用竹也漢書溝洫志建始四年河決王延世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卽此下竹榷今淇園竹少或云由此按後漢書寇恂傳云拜河內太守移書屬縣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則宜

房塞後淇園之竹不由此少

主臣解

史記陳丞相世家文帝問平決獄錢穀出入各有主者君爲丞相所主者何事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馮唐列傳唐言廉頗李牧文帝嗟不得頗牧爲將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世家集解云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漢書王陵傳注文穎曰惶恐之詞也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史記索隱言蘇林與孟康同唐傳索隱又引魏武謂陳琳作本初檄何乃上及祖父琳謝曰主臣又引樂彥言主臣猶言昧死志林言主臣爲驚怖洪邁容齋四筆引彈文某卽主臣謂是卽罪以選注主字句爲誤是張晏馬融文穎晉

此真迂曲不切又法之言  
亦不學之學雜博而文  
章不通即此可見

灼樂彥虞喜洪邁為服罪一說孟康韋昭蘇林為呼顛一說皆非也又史記陳軫傳云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曰臣主謂楚王王謂秦王亦非也與王謂莊子與秦王也此臣主當作主臣蓋主臣當作二句主者敬而呼其君也臣者將言其情而復自審度也以此讀之於陳軫陳平馮唐陳琳之言皆通其言出之口則有倫施之文則無序入記言之篇則為工妙為藻辭之資則為不達彈文某即主為一句言是正犯其下臣謹案云云自為一句與陳軫陳平馮唐陳琳連言主臣者異至馬融賦文又如駁涉為王戲謔之談不以文害辭也

項橐考

秦策云項橐七歲而為孔子師新序雜事五閭邱邛曰項橐七歲而為聖人師孔子以何事師之無明言者稽康高士傳云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見文選公讌詩注又引注云與萬物同流匹語實鄙弱新序雜事五云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則橐是秦人魏志楊阜傳注列女傳趙昂妻王異云夫項橐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在耳抱朴子微旨云愚人復以項橐伯牛輩謂天地不辨臧否顏氏家訓歸心亦言項橐顏回短折則託不長壽又葛洪枕中書項儀山為蓬萊司馬與周公孔子顏淵七十二人門徒三千俱仙似橐字儀山或古有所傳而史記甘茂列傳索隱云尊其道德故曰項橐如此則非人名孔子師若孟蘇夔靖叔事多不傳論語稱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又言三人行必有我師但取爲法戒非必執經受業也今旁涉得二說漢書董仲舒傳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注云孟康曰人謂項橐也其語蓋本史記史記孔子世家云達巷黨人童子集解鄭云此黨之人不說童子之義其言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問之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司馬遷加童子之稱遷必有所出遷旣曰童子孔子因其言而思執御國策又言七歲爲孔子師董仲舒又言黨人不學而自知論衡實知篇又云項託七歲教孔子七歲未入小學性自知也指事求理人語畧同黨人爲項橐信矣此一說也國策鮑彪注云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吳師道正注以爲無稽吳與鮑爲難不知鮑此注却有稽也淮南子修務訓云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說林訓云項橐使嬰兒矜高誘注云項託七歲窮

難孔子而爲之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誘故有國策注鮑於事實多本高言楚策垂沙之事鮑注云兵略訓楚兵殆於垂沙亦不注則鮑注國策高無說者兼考淮南知此注引列子必本說林注矣列子湯問篇云孔子東遊兩小兒辨門言日出日中遠近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爾多智乎是窮難高言七歲窮難必非漁父盜跖之流故本高注者非問日出之事無引也案修務云孔子有以聽其言正是成名之言又云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敵之不給何道之能明正是執藝成名之道是淮南史記同說高注說林不考修務而云窮難不悟窮難者孔子並未聽其言何以爲師又兩小兒欲指何人以爲項橐此則高氏之疎非鮑無稽矣論衡實知篇云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謂項託十歲則論衡私議矣

高五之類其類無詳矣... 漢書百官表萬戶以上縣為令縣減萬戶為長令長秩千石至三百石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是為少吏其鄉置有秩三老游徼續漢志本注云郡所署百石光武紀云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謂三老以下有秩之鄉佐志又云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則與三百石之長同為差等故少吏又有斗食之秩志云亭有亭長以禁盜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云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巡徼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長承望都尉里魁什伍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其嗇夫則漢書表云職聽訟收賦稅即小鄉之三老風俗通云嗇省也夫謂賦也急就章注云游徼者嗇夫之所統蓋三老猶令嗇夫猶長游徼猶丞尉宋書百官志則云鄉有

少吏論

漢書百官表萬戶以上縣為令縣減萬戶為長令長秩千石至三百石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是為少

吏其鄉置有秩三老游徼續漢志本注云郡所署百石光武紀

云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謂三老以下有秩之鄉佐志又云其鄉

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則與三百石之長同為差等故少吏又有

斗食之秩志云亭有亭長以禁盜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

以告本注云三老掌教化游徼掌巡徼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

鄉主民收賦稅亭長承望都尉里魁什伍相檢察民有善事惡

事以告監官其嗇夫則漢書表云職聽訟收賦稅即小鄉之三

老風俗通云嗇省也夫謂賦也急就章注云游徼者嗇夫之所

統蓋三老猶令嗇夫猶長游徼猶丞尉宋書百官志則云鄉有

三求日益齋刻

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以鄉佐有秩主賦稅是以爲五人疑  
沈約非也漢自里魁至三老亦以次遷漢官舊儀云就田里民  
應令選爲亭長史記田叔列傳褚先生云任安爲求盜亭父後  
爲亭長後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漢書朱博傳  
以亭長爲功曹朱邑傳以嗇夫爲太守卒史張敞傳以鄉有秩  
補太守卒史後漢書王恽傳爲大度亭長仕郡功曹州治中從  
事又言蔡亭亭長後爲縣門下游徼陳實傳爲郡西門亭長尋  
轉功曹後爲縣長漢書高帝紀云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  
爲縣三老縣三老有事與縣相教蓋在長吏少吏間卽所謂舉  
爲親民者又國家有賜鄉三老帛三匹縣三老帛五匹是其階  
由里魁亭父而亭長亭長或爲功曹或爲游徼由游徼而嗇夫  
鄉三老由嗇夫鄉三老而縣三老或爲縣門下游徼或爲郡太

守卒史循吏傳云置二百石卒史踰常制獎之儒林傳云左右  
內史卒史二百石郡太守卒史百石則郡卒史百石常也鄉三  
老惟郡署者百石趙廣漢傳云奏請長安游徼秩百石他游徼  
不百石也韓延壽傳嗇夫在三老前三老嗇夫事同而置嗇夫  
者多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損益篇注引闕駟十三州志云有秩  
嗇夫得假半章印則三老可知此少吏階秩也漢法最詳有事  
可徵其與古不同者伏生唐虞傳云八家爲鄰二十四家爲朋  
七十二家爲里周官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  
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遂  
人制同特鄰里鄴鄴縣遂名異通典云周州長黨正族師閭胥  
比長縣正鄴師鄴長里宰鄰長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州  
里鄉黨之政理鵠冠子王鈇篇言楚法五家伍長五十家里有



司二百家扁長二千家鄉師萬家縣嗇夫十萬家郡大夫出入  
相司居處相察漢則五家爲伍十家爲什百家里魁千家亭長  
萬家鄉三老嗇夫其法仿於管子管子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  
之以伍度地篇云百家爲里是什伍里同也度地又云水官亦  
以甲士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又云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  
以爲率也則三老名同其里有司伍長卽里魁什伍漢游徼則  
立政篇之游宗嗇夫則管子云嗇夫任事人惟亭長秦制續漢  
志注言秦作絳袖爲武將首飾漢加其題額名曰幘又引漢官  
儀云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鼓吏赤幘大冠行騰帶劔佩  
刀持盾被甲設矛戟習射故蟲之赤頭者本草謂之葛上亭長  
名醫別錄秦後名也其嗇夫之名最古左傳引夏書巳月日食  
有嗇夫卽今校本戌月日食之嗇夫周覲禮嗇夫承命告於天

子注云司空之屬以王朝官不在五官知之淮南子人間訓中  
行穆子時有嗇夫說苑權謀篇中行文子時有嗇夫魏策周最  
張儀事有嗇夫又史記滑稽列傳魏文侯時有三老韓非子時  
儲說秦昭襄時有里正伍老雜記里宰注引王度記云百戶爲  
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引劉向別錄云王度記齊  
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其以百戶爲里合於管子蓋管子之法  
行也久矣漢表謂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  
之其云大率故十亭爲鄉而不及萬戶亦爲縣置長表云皆秦  
制也檢秦本紀集爲大縣縣一令當孝公十二年用商鞅時商  
君列傳亦云置令丞凡三十六縣鞅用秦多本管子漢以後皆  
因之古今論少吏治者理而陳之則有五事其一以知閭閻善  
惡漢制里魁什伍以告監官監官長吏也周官太宰職九兩七

日吏以治得民注云吏小吏在鄉邑者管子權修篇云鄉與朝  
 爭治故朝不合衆鄉分治也又云有鄉不治奚待於國言無以  
 待國之治又云國者鄉之本也言國治以鄉為本案樞言篇惡  
 者尊之充賤者  
 貴之充語勢同入觀云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  
 君之所自生也其重鄉治若此周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大比興  
 賢能亦言鄉以賢能告管子入觀篇云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  
 行謂遊士不及土著立政篇云凡孝弟忠信賢良備材若在長  
 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以至鄉師凡過黨  
 亦然皆著於士師齊語云正月之朔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日居  
 處好學慈孝聰慧質仁日聿越拳勇股肱之力君召與語訾相  
 之卿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  
 修家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墨子尚同上云

里長者里之仁人也

言當得人

聞善而不善

而如同字若也與也

以告鄉長鄉

長者鄉之仁人也聞善而不善以告國君漢書武帝紀元狩五  
 年詔云諭三老以孝弟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亦  
 以三老孝弟與徵舉之事孝弟力田者漢高后置不在少吏也  
 司馬相如傳云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訓之罪韓延壽傳云骨肉  
 爭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嗇夫三老自繫待罪是  
 有師責三老或兼孝弟文帝紀十二年詔云三老衆民之師也  
 續漢志云鄉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  
 式者三老扁表其門若後官為旌表自魏晉來言少吏者以教  
 化為稱首則亦聊舉為文辭而已其一用以徵調軍旅周官  
 比閭之制不合於邱邑而合於伍兩逸周書大聚解亦云五戶  
 為伍以首為長十人為什以年為長孔晁注云首五家最服者

其用可識也鄉師職云大軍旅治其徒旅與其輦輦遂人職云以令師田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軍旅以家計之其比閭相保相受通軍政矣墨子言守備之術號令篇中令丞尉三老亭候之法尤詳漢書無兵志在刑法志中蓋料其民則兵可知察其鄉治保受之法而軍政可知國語云管子定民之居五家有軌長五十家有里有司二百家有連長二千家有良人軍則萬家制鄙三十家為邑三百家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率與管子書不同者書所論次乃其後制與周漢數不同者制軍各異則定民居亦異漢法民二十三歲景帝改二十後漢書安帝紀注引漢至五十六歲始免歸田里不趨役即不從軍周官小宰職八成云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謂趨役從軍俱以居籍田籍秦後計人授兵自西魏制府兵軍衛邊要重鎮

屯田不領於州郡則內之鄉治供饗運而已又或急則刺取之通攷兵制門宋元豐中取諸路義勇為保甲熙寧三年詔行保甲法四年詔畿內保丁肄習武事亦古者守望相助之義又古在官者假少吏名漢書宣帝紀有暴室嗇夫丙吉傳作少內嗇夫史記張釋之傳有虎園嗇夫田廣明傳陳留圉縣有殿嗇夫張湯傳有樂府游徼漢書王莽傳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唐制則兩府皆有亭長唐六典各署有亭長掌固唐書百官志同嬾真子引唐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啟閉傳禁約宋則謂之守署老兵按周官司服注云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伍官府巡徼者亦襲其服伍出五家其顯焉者也是鄉職少吏即兵也漢書晁錯傳云古之制邊縣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

其邑之賢材有護荀悅漢紀無此二字習地形知人心者居則習民於射

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軍正定於外所引乃齊語

之定民居非制鄙之法而錯以為邊縣之鄉治或他有所出今

不能知也唐書王世充傳云世充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誅

亦沿保受之制宋趙方嘉定時伐金言扈再興許國孟宗政潰

其保甲燬其城堡空其資糧謂保甲潰則軍勢衰六韜農器云

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管子地員

篇云連什伍此兵主之事也是已 其一以知戶口賦稅周官

閭師職掌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

遂人職以歲時稽其人民教之稼穡遂師遂大夫鄮長里宰皆

稽比夫家衆寡縣正云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里宰云徵斂其財

賦管子立政云行鄉里視官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均修焉勸

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續漢志

云鄉職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寡平其差等是

戶口賦稅鄉職所掌漢書何武傳云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何顯

市嗇夫求章姓捕辱顯家武白太守召為卒史是主賦稅者皆

名嗇夫詩甫田箋云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案周官籥章田峻

鄭司農云古之教田者故說文亦止云峻農夫也鄭箋詩則用

毛義七月田峻傳云田大夫韋昭國語注亦云農大夫亦用毛

義大戴夏小正農率均田月令正義引農率為田峻正義中有

古說也嗇夫是吏田峻是農以況之則可不得謂即嗇夫謂田

峻亦主賦稅也凡賦稅必始鄉吏魏書李冲傳云舊無三長惟

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為一戶其制弛由晉宋

魏兵争冲傳又云冲以正長治民其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法

上之與高佑傳思益等往復辨難卒立三長五家為鄰有鄰長二十五家有里長百二十五家有黨長公私便之魏書食貨志云高祖十一年京師大旱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粟所在三長贍養之固已有其效矣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盡地利云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罪一勸百均賦役云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第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蓋正長於戶口知之最詳其或流徙無定以貧逃亡者管子問篇云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問之正長也或以富寄籍者韓非子亡徵篇云正戶貧而寄寓富可也亦問之正長也漢人重賈人之算者以其不在正戶晉范甯陳時政云宜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伍閭之法則盡變前法矣隋書百官志云高祖受禪頒新令有鄉

正里長保長閭正族正畿內置里正比閭正黨正比族正以相

檢察其後高頴請以每年正月五月縣令巡人

漢書言高祖四年八月初為算

賦言比定高下也續漢志言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即此法人字唐諱民

各隨便近五黨三黨為

一團依據定戶自是姦無所容尋晉制五百戶置鄉三千戶置

二鄉五千戶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有嗇夫主賦稅宋制與

西漢同魏書臨淮王孝友傳云百家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

謂一族四閭二十比也後周則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二人齊則

河清三年令十家鄰長一人五十家里正一人百家黨族副黨

各一人掌黃冊戶口之政計百家有十四人隨書食貨志云舊

制無妻者出半賦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戶不脫而口

脫也至河清時始有比鄰族黨閭里之制唐時則百戶設里正

一人掌案比戶口課植農桑里正即漢里魁也漢尹賞傳亭長

里正父老伍人是也周謂之里宰亦謂之里尹爲其里中喪無主者主喪耐之

見雜記

唐律戶婚上有里正不覺戶口脫漏增減

罪謂其失察疏議云里正之任掌按比戶口收手實造籍書又有妄脫漏增減罪戶婚中有里正授田課植農桑疏議云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豫校勘造籍縣合總有應課不課應受不授應還不收罪通典云唐初百戶置里正五百戶置鄉耆老貞觀時鄉長一人鄉佐二人元稹均田奏云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鄉村於徵比最爲美善宋史建炎四年法則二百五十家爲一都有戶長催一都夏秋二稅一稅一替其後則有糧長其一以察姦弭盜周官小司徒職云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士師職掌鄉合州黨族間比之聯與其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

以施刑罰慶賞族師職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管子立政篇云鄉師州長里尉游宗什長伍長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言過黨皆上及則同什伍者可知禁藏篇云輔之以什司之以伍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韓非子制分篇云使相關蓋里相坐而已姦不容細者私告任坐使然也秦人之法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戮斬匿姦者與降敵同法漢則尹賞傳云使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少年惡子急就章云變鬪殺傷捕伍鄰亦察姦之法不得不爾然春秋僖十九年公羊傳注云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淮南泰族訓云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受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漢書王莽傳云一家鑄錢五家坐之

沒入為奴婢使閉門自守之民陷於罪罟又失鄉井之誼則悖  
逆不道之外伺告必非聖人意也唐律鬪訟四云同保伍內在  
家有犯知而不糾者从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其  
家惟有婦女及男子年十五以下者皆勿論以力不能糾也急  
就章又云亭長游徼共雜診盜賊繫囚榜笞醫注云亭長游徼  
皆督察姦非者十里一亭亭有高樓所以候望也漢書朱博傳  
云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博檄曰游徼王卿力  
有餘加律令是律令游徼當捕賊也尹翁歸傳云盜賊發其比  
伍中亦以伍保名籍知之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十里一亭亭  
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執二尺板以  
劾賊索繩以收執盜後漢書逢萌傳云為亭長時尉過亭萌候  
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注云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漢書高帝紀

云為亭長求盜之薛注應劭曰求盜者亭卒也劭意高帝任亭  
卒代長求盜實則高帝任亭長其職當求盜也魏書甄琛傳云  
魏居代多盜竊世祖廣置主司里宰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始得  
禁止遷洛高里宰品又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始  
得清靜唐制有里正掌察姦非又有坊正坊卒村正其里正亦  
日里長唐律盜賊四云部內及客止盜者里正笞五十注云村  
正坊正亦同又云強盜者各加一等疏議云州縣里正村正坊  
正竝罪止徒二年加一等二年半也捕亡律云鄰里被強盜告  
而不救助者杖一百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隨近官司若不告  
者亦不以救助論宋則有耆老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建炎四  
年制二十五家為大保二百五十家為一都都保二人主盜賊  
煙火其先熙寧三年則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五百家為都

保有保長大保長都保正副其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同保知而不告者依律坐明  
 贛撫王守仁法居城郭者十家為甲在鄉村者村自為保立十家牌甲內相糾不得容留盜賊案管子幼官篇云障塞不審不  
 過八日而外賊得閒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賊得閒有讒謀  
 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八觀云里域不可以橫通橫  
 通則攘奪竊盜不止七法云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凡此者皆少  
 吏司之立政篇云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閉慎管鍵管  
 藏於里尉置閭有司以時啟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於里尉  
 不順常者有譙譙敬而弗復一再則宥三則不赦漢書食貨志  
 云春出民里胥漢紀閭首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  
 歸夕入亦如之此課農之法亦督察之法韓延壽傳云置正五

長

師古云正若今之鄉正里正

閭閻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

人莫敢入界蓋正五長之設分在邑在野王城布置最密實則

在鄉為尤重周官司市次注云若今市亭里宰鋤注云若今街

彈之室均兼城鄉者史記酷吏列傳云王溫舒置伯落長以收

司監盜賊謂街陌屯落皆設督長

伯陌通注言亦長帥之稱非也

唐律盜賊四

云部內一人為盜里正笞五十三人加一等縣內一人笞三十

四人加一等捕亡律云客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里正笞四

十四人加一等注云謂經十五日以上村正坊正同里正之罪

又云縣內五人笞四十人加一等律緩縣內知鄉治為急矣

魏策云魏地不至千里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韓策云

韓地不過九百里卒不過三十萬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

十萬是守徼亭障塞亦用十萬人也新序雜事四云梁邊亭與



楚邊亭皆種瓜亭有尉在邊地史記平準書云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畜牧邊邑注云晉灼曰徼塞也如淳曰新設亭徼故民得畜牧漢書趙充國傳亦以得繕鄉亭為屯田十二利之一漢官舊儀云郡國上計竟遣敕曰守寺鄉亭漏敗垣牆地壤所治無辦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應法然則修亭徼亦防內姦外寇之法今保甲法十牌為甲十甲為保甲有長保有正設立簿冊交察互警處有分保保各統甲城以坊分鄉以圖別荒原古廟鬧肆叢祠舟楫絡繹江海出沒之區法寓變通察姦防盜為最密也古時鄉官有獄周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疏云恐鄉官有濫失審察之明鄉官與治比長職云其比有罪奇衰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以行之若無授無節則惟圖

上納之注云呵問繫之園土考辟之東周策云溫人之周言是主人問其巷不知吏囚之論語公冶長篇義疏云媼告村司治長殺其子村司囚錄治長付獄主此園土及獄蓋即是狴詩小宛宐岸宐獄傳云岸訟也釋文云韓詩作宐狴鄉亭之獄曰狴案說文狴云或從犬詩宜狴宜獄說文詩毛氏而此合韓或古通用誕先登于岸毛亦作岸漢書刑法志云獄狴不平之所致也注引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狴臣瓚云獄岸獄訟也是漢書二本一作狴一作岸也師古說非後漢書崔駰傳云所至之縣獄狴填滿亦兼鄉獄言漢嗇夫職聽訟亭長執盜賊當有繫囚之狴後漢永初四年詔云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潛夫論愛日云鄉亭部吏足以斷決又云鄉亭縣部州郡比周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冤於大臣宋書百官志云嗇夫主爭訟隋書云蘇威請

以五百家置鄉正治民間辭訟唐時鄉猶有獄史記泗水亭長

唐張守節正義云亭長猶今里正民有爭訟吏留平辨而志或

不詳明初老人在保長上分縣治其後歸之巡檢小爭訟或稽留之

皆古之狎管子大匡云凡庶人道藏本誤作入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

士道藏本誤作出欲通鄉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弟欲通鄉吏不通三

日囚是少吏治訟以三日為期不得過七日也 其一用為官

役古三老亭長隨計吏至京師明初糧長運糧入都又遞送文

書漢平帝紀云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師古云郵行書舍言

為書付郵亭黃霸傳注云郵亭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也即

漢官儀所謂五里一郵在鄉亭之制矣又送致罪徒漢高帝為

亭長時送徒驪山急就章云嗇夫假佐扶致牢周書庾信傳云

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是也又承值州縣司服鄭注伍伯賈疏云

伍行伯長也蓋今州縣壯丁而執皂隸之役或又云當道陌中

驅除宋書禮志謂古鄉行旅從五百人留其名也實則出於伍

家漢書兩龔傳云聞之白衣則漢制又有絳袖之外白衣供官

役隋書百官志云凡州郡縣各因大小置白直供其役即白衣

也兩龔傳師古注云白衣給官府趨走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

屬則唐制也宋制有里正戶長鄉書手以督課稅賦有承符人

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有衙前以主官物司馬光言鄉役

破產者惟鄉戶衙前通攷職役門云蘇轍論衙前謂費用止需

一分鄉差生疎非二三分不了韓琦蔡襄韓絳亦極言里正衙

前之弊乃行鄉戶五則法韓滉澗泉日記云罷里正而以催科

之事委之戶長至有逃亾使之償補為戶長者誠為可憫案戶

長今改里書圖差衙前今為經紀經紀官價自古而然又有供

終口類高 卷十一 三 求日益齋刻

應之事周官遺人注云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疏云漢法十里  
 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漢書泗水亭長注云亭謂停留  
 食宿之所館續漢志注引風俗通云亭留也蓋行旅食宿之所  
 館史記田叔列傳正義引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  
 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案遺人職言十里有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有積王畿千  
 里遺人惟二中士四下士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是  
 必鄉官承其事漢書宣帝紀言郡縣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  
 客漢官舊儀云郡國上計竟遣敕曰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  
 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  
 改者長吏以聞後漢書左雄傳云監司項背相望觀政于亭傳  
 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唐杜佑通典職

官十五云天寶時縣三十里置一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  
 主之注云非通衢則云館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  
 焉此傳食出於民之證也漢書召信臣傳云勸農出入阡陌止  
 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注云皆在野次黃霸傳云遣吏不敢舍郵  
 亭食於道旁鳥攫其肉以霸伺察周密故不敢是官勸農止舍  
 鄉亭郡遣吏舍郵亭也鮑宣傳云為州牧行部乘傳舍宿鄉亭  
 以單車不就傳舍坐免歸家則傳舍大郵亭小嚴延年傳云毋  
 止都亭不入都亭邑中傳舍也龔勝傳云賜帛及行道舍宿則  
 同今馳驛後漢書光武紀云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進食  
 劉寵傳云免太尉歸亭長整頓灑埽以待劉公韓康傳云亭長  
 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趙孝傳云孝父為田禾將軍  
 孝出郵亭亭長以為有長者客過埽除亭舍不納他客通典云

唐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塗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而古時過客鞭撻驛將或以爲美談後屬之官司而費出鄉吏宋史蘇軾傳云衙前僱直長役所得微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彫弊太甚尉傳蕭然似危邦之陋風是朝廷本制尉傳所須使衙前攫之鄉里此則官役繁苛可略知也今求少吏之制園土歸巡檢郵亭歸驛汛劫賊執盜知卽馬捕弓兵亭有高樓知卽守汛撥兵五里一郵卽沿途鋪遞戶口賦稅有冊書軍旅行伍不雜民間而守望相助鄉勇寨堡不異於古所云也三老掌教化耆民鄉約猶古也興賢舉過黨族鄰冊結存檔案也辦公有項官役募充但嚴係甲盡除昔時累民稅政矣審古今之異惟在有無出身周官云使民與能入使治之管子云擇其賢民使爲里君墨子尚同於正長云所以爲

治又云治天下之國若一家治天下之民若一人談鄉治者之極功也漢書高帝紀云詔縣三老勿復繇戍是鄉三老以下不免繇戍魏書甄琛傳云里正職輕任碎請少高其品選下品中品應遷者進而爲之然空文無益漢少吏仕至三公後代吏有三攷出仕而鄉官無出身法其謂之官者管子入觀云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漢書循吏傳云郵亭鄉官俱畜雞豚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博成侯張章父姓爲長安亭長失官後漢書左雄傳云鄉官部吏職斯注云賤也案斯微也少也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隋書百官志云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是其名相襲已久其所以謂之官者能武斷判事李德林所謂罷鄉官判事其時主簿以下亦名鄉官北齊書後主紀云佞幸買官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

功曹是罷鄉官判事如今禁佐雜擅受論者以為師心蔑古正  
通典所謂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鄉官不明其意者矣或又以

漢黃霸陽夏人為陽夏游徼傳無此文朱邑爰延皆為其縣嗇夫牽

以論今職官不知今鄉吏皆土著古人反不盡然淮南子人間

訓鼓之嗇夫聞倫知之倫晉人而知鼓嗇夫黃霸淮陽陽夏人

而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何況職官且今鄉吏所餘乃漢里魁

亭卒亦欲使之為官是更厲民且論保甲者多耳食謂明王守

仁法適於往古而萬歷時浙江行之浙民作亂巡撫張佳允初

至問民所苦亟下令除之民乃定是保甲惡空文眇論而鄉吏

亦不可恃太公陰符云吏作盜賊使人為耳目後漢郿縣糜亭

亭長殺涪令家口得其貲蒼梧鵠奔亭亭長殺蘇娥主婢得緡

帛百三十四匹及車牛宋司馬光言保甲中往往自為盜亦有乘

保馬行劫者隋李德林言鄉正治民里閭親識判斷不平虞慶

則言鄉正專理詞訟黨與愛憎公行賄賂即重其品亦無益也

善乎左雄之言也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蘇

綽之言曰非直州縣之官宜須善人爰至族黨閭里正長之職

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

傾者上必安其言如此此難與汙吏言尤難與陋儒偽為好古

者言也

史記李延年傳書後

史記佞幸列傳云李延年坐法腐與上卧起甚貴幸久之浸與中人亂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外戚世家云李夫人兄延年兄弟皆坐姦族後封其長兄廣利爲海西侯所謂姦者巫蠱事不關與中人亂漢書佞幸傳云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此疑世家兄弟皆坐姦之文妄改之不悟季不腐無因與中人亂也延年旣腐能與中人亂者後漢書樂巴傳云巴好道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有子賀官至雲中太守劉瑜傳云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云豎宦之人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宦者單超傳云左悺等四侯多取良家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序言嬖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女備後庭三國志華佗傳注引典論云寺人嚴峻就左慈學補導

之術唐逸史云李元於嵩山見老人自言秦奄人避禍得道鬚  
髯偉甚曰此皆山中所長也法苑珠林引旌異記云後魏太和  
中有奄人自慨形殘入山六月髭鬚生得丈夫相唐時高力士  
娶呂氏李輔國娶元氏皆在為奄後鐵圍山叢談言童貫彪形  
燕頤亦微有髭宋史宦者傳言童貫頤下生鬚十數林億年養  
倡女於別業陳源在貶所與妓濫皆腐後復具人道可與女亂  
之證明沈德符野獲編言福稅瑠高宗謀所腐再生術士教以  
食童男腦髓又云京師西院專作宦者外宅案明史霍瑄傳亦  
言大同鎮守太監韋轉力強取部民女為妾王世貞弇州別集  
言宣宗賜御用監太監王瑾夫人二人又正統時有鎮守遼東  
太監王義妻馬氏奏太監喜寧事合觀之知漢書改史記之非  
矣

### 太史公釋名義

史記署太史公是司馬遷署官以名其書其曰公者猶曰著書  
之人耳古說多岐其大致有三皆非也一曰公是官名案漢書  
百官公卿表有太史官名屬奉常無公名也史記自序集解如

室此說不辭古史公自是當時  
官備非必如三公之公也林等說  
固通無稽若以謂公猶曰其人則  
太史公者為太史人字益不可通  
矣

淳引漢儀注云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大  
史公副上丞相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  
漢書遷傳注引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  
百官公卿表序云略舉大分似不得以表難漢儀又五帝本紀  
正義引虞喜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也補孝武本紀  
索隱引志林云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  
天之道其官屬仍舊名尊而稱之曰公公名當起於此檢周官  
云太史下大夫二人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周官注云太史

日官也左傳注云日官不在六官之列而位從卿寧得云古者上公封禪書云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下云如寬舒等議補孝武本紀亦同疑太史公祠官爲官名而太史公亦官名求之漢書郊祀志作太史令談祠官寬舒則非太史公之祠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續其職其序官則云三歲而遷爲太史令集解臣瓚引茂陵中書云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均不言作公又不言武帝置公也一日遷述談語故論贊題太史公尋班固典引云詔問太史遷下贊語又五帝本紀封禪河渠諸書田叔傳贊語各表序明是遷言衛世家贊云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則史記世家談所造遷特作贊自稱太史公也漢書論贊尙有書司徒掾班彪曰者論者方以遷述公書固沒父名敦本勸孝其

論甚美而據文考責居然違悖史記之事大半談著至其馳騁議論談無與焉後漢書方術傳注云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是拘於以公稱父使他書無一可通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太史公者署官牛馬走司馬遷者如秦刻石云丞相又云臣斯也李善注云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如此則丞相臣爲丞相之臣是陪臣矣且與任書何涉於父稱父則當日太史公子乃謙爲父之僕此將救蔽之不給也辨命論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李善注云司馬遷集有悲士不遇賦遷爲太史公故曰史公知書注不可用矣五帝本紀正義引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太史公遭李陵之禍知公非稱父劉向列子序云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立傳



論衡云太史公非恬不能強諫身任李陵坐下齏室不說談也  
一曰遷之稱公後人尊遷孝武本紀集解引韋昭云說者以談  
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加  
索隱引姚察案桓譚新論云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  
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惲繼稱之耳按漢書百官公  
卿表有太史令丞藝文志有太史令尹咸律厯志云太史令司  
馬遷等兒寬傳云後太史令司馬遷等班彪史記論云太史令  
司馬遷遷傳云向嘗厠下大夫之列臣瓚云漢太史令秩千石  
故比下大夫傳又云後爲中書令百官表中書謁者令丞屬少  
府均不得稱公故謬云惲朔加之不悟太史公祠官體屬記事  
非後人所得加且此文漢書正是說太史令談而斐翊引韋昭  
司馬貞引姚察方爲遷辨甚可怪矣伯夷列傳太史公曰余登

箕山索隱云惲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此尤疎矣韓非  
列傳云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賈生列傳云賈嘉最好學與余通  
書馮唐列傳云遂亦奇士與余善正於傳中稱余惲朔何復不  
加太史公曰字知伯夷及儒林游俠滑稽貨殖列傳及自序諸  
神受紀下之太史公曰乃是文言到此當有更端尚書易繫論  
語皆然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臣遷謹記不聞後人改之遷  
下贊語不容無題署若有題署如左傳君子曰公羊傳公羊子  
曰之比者後人豈能盡改爲太史公曰乎惲朔之說徧尋史記  
無一篇可以置之定爲非矣且史記稱公不爲尊也晁錯父呼  
錯爲公說者謂因御史大夫而陸賈傳云毋久恩公漢書作恩  
汝皆謂其子張耳陳餘傳云餘父事耳耳謂餘曰始吾與公言  
何若又平原君傳云公等碌碌淮陰侯傳云公小人也魏其武

安傳云上怒內史曰公局促效轅下駒袁盎傳云罵富人曰公  
常從數騎韓安國傳云謂田甲曰公等足與治乎史記之言公  
者如此西漢敬其人則曰君朔與惲誠敬遷何不加以太史君  
乎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  
公書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楊敞傳云  
惲讀外祖太史公記敘傳云自東平王以叔父求太史公書不  
能得班旃賜秘書之副有太史公書藝文志云太史公百三十  
篇馮商所續太史公三十篇是史記本名太史公書題太史以  
見職守而復題曰公古人著書稱子漢時稱生稱公生者伏生  
公者申公毛公故以公名書時待詔者稱先生褚少孫亦自名  
先生同一例也後漢書鄭康成傳孔融立鄭公鄉教云昔太史  
公吳公鄧公園公夏黃公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蓋借之  
以立名不容有向者三說之襲謬矣

然則書及伏生書詩名申公  
詩毛公詩乎

名士論駁義

張輔著名士論晉書本傳云輔論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爲班固不如遷三事其中之一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史記五十二萬二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此二張不平班固素輕司馬耳所謂優劣不應以是言之遷著於篇者或云書缺有間或云論其軼事漢高一紀多於五帝不能紀遠古人之隱憾非云優也劉知幾史通雜說云遷固易地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固仍以多少爲優劣是爲不達宋鄭樵通志是馬而非班謂之抄錄則是不知史法好爲議論至通志列傳七屈原傳全抄史記並其慨歎空文亦一一抄之則又不知史法且不明文義似請葛龔作奏并寫龔名而進之矣

魏典農說

魏典農有中郎將都尉校尉曹公時置仍漢武農都尉及稻田使者官主屯田殖穀法也時為校尉者盧毓陳登孟康石韜為

中郎將者弁揖

見淮南注序

任峻裴潛時苗趙儼徐邈王昶劉龜毋

邱儉王宏直謝奇司馬孚其秩比二千石據鄧艾傳潁川典農都尉下有學士幹佐稻田守叢草吏有司馬有功曹有綱紀艾

少為襄城典農部民後為典農綱紀注世語曰艾為典農功曹時又有宜陽典農功曹張京告典農罪見高柔傳今知其地者

長安河內原武潁川宏農河東魏郡蘄春洛陽睢陽宜陽義陽列人廣陵其與蜀吳鄰界處屯田則領以將軍魏志正元二年

詔云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毋邱儉傳注儉為征南將軍表云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

部吏民傳云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射殺儉是四征將軍及郡國守相及典農各有所部吏民也裴潛傳云為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以後方前似明之衛地衛官衛學也魏紀咸熙元年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則今之改衛為府州縣也中郎將視太守都尉校尉視令長故趙儼傳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則兼官也常林傳注時苗為令數歲遷典農中郎將猶令遷守也毋邱儉傳為洛陽典農遷荊州刺史猶守遷刺史也尋咸熙所罷當是漢中以西與蜀鄰界之典農史書疎略晉書言何曾為汲郡典農中郎將傳元領典農校尉在魏未晉初知魏非普罷典農矣蜀謂之督農呂乂楊敏為之吳亦曰典農陸遜華覈俱為之奇鬼傳吳時倪彥思事有嘉興典農吳又有監農御

史樓元又有占募則認墾升科也其屯田與典農有兵民之別其不隸郡縣則同魏司馬芝傳云武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吳陸凱傳云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駱統傳云屯田貧民亦多棄子是典農在三國時屯田分部之證

與成君瓘書

案此臨最誤 李彪傳神曰  
岐陽一修 遂訪不故相親長  
武時作直身 衣訪不且侮  
卑文 孤 誤矣

兩接手書深銘教益石鼓得示李彪一語奚翅千金也近石鼓  
有彙考唐以來文章搜羅盡矣求周鼓證據絲毫不可得嘗讀  
石鼓見存字以薛尚功所摹勘之有日日惟丙申有日公謂天  
子有日天子來有日嗣王有日吳人憐恆尋石鼓始見書傳者  
後漢書鄧騭傳注及元和郡縣志載蘇勛語此後韋韓詩興會  
議論乃仰椽虛構也謂為周宣王時物史攬寫則說文所載攬  
文確與石鼓不同鼓曰嗣王曰公可言成王時然既曰公謂天  
子天子來屬周公成王矣鼓又言嗣王嗣王當何指又謂文王  
制鼓成王刻文又或以漆書刊及有同秦權字謂是秦鼓均與  
天子嗣王公不合檢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漢辛氏  
三秦記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山在今鳳翔縣西南辛氏

三秦記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山在今鳳翔縣西南辛氏  
求日益齋刻

不言石鼓有文今有文十鼓實出古陳倉地其地在今寶雞縣南二十里知當辛氏作記後在漢以後唐以前早不過曹魏遲不過隋馬定國以為宇文周時物姚氏殘語則南宋温彦威傳其說後元劉仁本亦從之而其文中州集金史俱不載其意則可推也大統十一年為東魏武定三年為梁大同十一年魏書靜帝紀是年十月有乙未梁書武帝紀是年十一月有乙未蓋南北大小盡殊梁十一月乙未朔魏十月乙未晦十一月丙申朔也周書文帝紀大統十一年冬十月大閱於白水遂狩於岐陽遂事在十一月朔可也然不得嗣王義又十三年十一月狩岐陽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陽二十六日無丙申天和二年十一月甲辰幸岐陽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陽三十四日無丙申至大統十三年夏五月周太祖奉

魏太子登隴刻石不由岐州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贊巡撫

西土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明著太子不得謂之

嗣王汪君師韓則以為大象中補刻天子指天元嗣王謂靜帝

則楊氏執政矣今檢李彪表云禮田岐陽先皇之義也表在宣

武時上檢世祖太武紀則表文合鼓文字皆合太平真君六年

九月杏城胡蓋吳反十一月詔扶風公元處真平陽公慕容嵩

西平公寇提及尙書乙拔討之車駕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盩

厓誅叛民軍次陳倉誅散關氏還幸雍城田於岐山之陽乙拔

等破吳吳遁走三月車駕旋軫八月吳死傳首京師則鼓曰丙

申朔盩厓之事也云天子來世祖也云嗣王謂五年太子晃副

理萬機總統百揆也云公謂天子扶風四公也云吳人憐愜宋

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蓋吳者遁也世祖紀云始光二年初

石鼓果出周世不致心之  
後說也子居觀於水時  
此造致字真是皆目  
味之命以口正是卷  
好出致論五果前人  
契道也山可

造新字千餘周書黎景熙傳亦言魏太武字義頗與許氏有異  
今檢石鼓文非攏文又與說文異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真君七  
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爲太武時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  
合其日合其字畫合閣下一言勝馬生萬餘言矣承示伏墓考  
證彼稱臨濟鎮在章邱東北三十里今鄒平城在濟水北卽宋  
移治濟陽廢城適足資笑耳南宋紹興時資陽李知幾作續博  
物志言漯水北有伏生墓汲有太公泉太公廟皆本水經王文  
簡香祖筆記謂伏墓非漯水乃獺水太公在郿不在汲李石附  
會可笑是文簡不檢水經豈知伏墓考證謂水經漯卽今獺之  
更荒謬哉住汲縣讀朱竹垞兼隱齋石鼓文拓本聯句繙石鼓  
考閱之又過太公廟看晉碑憶香祖筆記兼及伏生牽連奉告  
此去輝縣有蘇門百泉之勝日對佳山水披覽語錄講章閣下  
時時念我當爲撫掌也丁卯十二月朔汲縣望京臺寓舍寄



書齊書虞寄傳後

虞寄傳明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  
王景文曰此是奇味景文曰臣素貧致之甚難帝食逐夷既多  
胸腹痞脹氣將絕飲數升醉酒乃消疾困時猶食汁滓三升積  
久藥不效大漸日止坐呼道人合掌便絕通志獨行齊虞愿傳  
同逐夷作鱣鮓然所謂明帝宋明帝也宋書紀無此事南史宋  
紀有之亦作鱣鮓然不言明帝以此殂愿卒在宋昇明三年徒  
以是年爲齊建元元年在齊無一事不知何以入齊書傳齊書  
南史俱云齊明帝崩時敕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治或因  
愿傳增飾之唐人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鱣鮓音逐題乃魚白也  
與齊紀白魚互異蓋鱣鮓河豚白蜜漬久藏之使宣味不失故  
起腹氣貧家不易得鱣鮓誤爲鱣鮓又作逐夷朝野僉載至以

爲蜷蜷猶白魚之或作魚白也安南人大越史記李神宗紀云  
天順四年十二月左武捷兵杜慶進黃色鯧鮓魚詔以爲瑞羣  
臣稱賀注云鯧音昌鮓音公卽鮓魚也蓋鮓魚多白以黃爲希  
有宋人孔平仲談苑云登州食河豚取其白肉爲脯以海水洗  
淨又換水浸之再暴於日中以重石壓之四日傳鹽再暴乃成  
若未至四日肉猶活亦一作白魚法與蜜漬同反復求之逐夷  
之義暢然然不解虞愿之何以入齊書也

竝配義

古天子諸侯一娶故廟無二嫡晉書禮志陳舒議唐書韋公肅  
傳竝云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繼娶皆嫡也生以正禮沒不可  
貶兩耐無嫌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爲比朱子語  
錄云古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嫡竝配後世繼室以禮聘娶自  
得爲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竝配之儀而伊川止以  
元配配食繼配祀於別室於義未安蓋依陳舒韋公肅義案喪  
服小記婦耐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于親者是三婦皆耐漢  
則一帝一后故漢光武黜吕后始耐薄后至唐開元時先耐生  
母竇后後又耐嫡母肅明皇后則竝耐之始也宋時有三后四  
后竝耐者矣人邪論謂當上法三代不宜取則明皇元史遂魯  
曾傳云武宗廟后主伯顏欲以明宗母配魯曾欲以真哥皇后

配陳顥引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事魯會謂太宗不足法  
莠言不除爲三代妄造故實所以堅持一帝一后之說致有明  
憲宗不欲嫡母錢氏合葬慮妨母后周氏者是子廢嫡母也又  
有黜其繼母如伊川祔祖母崔氏而不使繼祖妣崇國太夫人  
合食者是祖以爲妻孫不以爲祖母也又或竝生母亦違心黜  
之如明孝宗爲周后別立廟者是子奉生母而孫黜其生祖母  
也又或無所顧忌安而行之不使婦人主入廟者則不論母與  
繼母生母概使之餒而遂魯會之辨舉真哥皇后及明宗文宗  
二母后而不及正位之速哥失里及完者歹二皇后又唐太宗  
廟實未以曹王明之母配且未冊立而陳顥妄言魯會妄辨三  
代以下議禮者徒爲不誠也

### 唐律疏議跋

唐律爲舊律之最全者有疏議又有王元亮音釋附宋金元法  
元泰定四年江西刻本也明洪武時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  
進二十條定大明律篇目一準於唐此法家最可寶貴之書若  
明律疏議不及明會典之詳矣此書名疏者申明律及注意云  
議者申律之深義及律所不周不達若董仲舒春秋決獄應劭  
決事比及集駁議之類明律疏議議則無之徒冒其名耳律自  
當有學漢志不收漢律者以律不在中秘刑法自有志而法經  
漢律馬鄭諸儒皆有章句魏太和三年置律博士時儒說十餘  
家劉廙傳劉劭傳盧毓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魏志  
衛覬傳云明帝太和時覬言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  
意微妙百里長吏皆應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重貴而私議之

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  
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漢昭烈亦言少  
從鄭康成論說治道備矣獨不及赦諸葛丞相文集答惜赦引是鄭注最備  
唐律之注不能純用太和制然鄭義多在其中不可廢也晉用  
武帝外祖王肅之言盡廢鄭義張斐杜預各有律注一章之中  
兩家所處生死頓異齊永明中參議一之蓋南北各議如尚書  
北朝鄭本江南枚本唐律本隋由魏而周而隋有淵源也南朝  
孔稚圭言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  
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請立律學助教不果行至  
隋經籍志並漢志法家李子亦無之豈非儒者讀萬卷書不讀  
律乎唐置律學取士有明法科士稍習之五代史刑法志云周  
顯德五年七月大周刑統勒成其有文理深古慮人疑惑者別

以朱字訓釋其用意甚厚今唐律疏義有釋文亦是此意宋元  
祐二年司馬光言律令敕式當官所需何必置明法一科使豫  
習之蓋失言矣司馬學通古今作此言者蓋惡律深刻然不豫  
習之當官所需取給一時貽害益大金史張汝霖傳云有司言  
民間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訟汝霖言法制欲使易避難犯私家  
收之則曉然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且隋煬帝紀殺人至  
三日明人年譜猶記劉瑾三日四千七百刀鄭鄭三千六百刀  
之法鄧士龍國朝典故後鑒錄記劉瑾沈德符野獲編記徐正  
俱云凌遲三日魏志有配樂戶明時猶發教坊則唐時實行之  
而律無其文然則誠讀律慎守之陷網之民猶有所措手足且  
周興來俊臣之杖棒枷鎖劉守光之鐵籠鐵屐均出律制之外  
以唐律論唐事已如此其可慨也朝野僉載言趙公長孫無忌

奏別敕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事亦敕長流嶺南至死不復  
迴此亦爲法自弊趙公卽進疏議者值武后得志專讎正人又  
不當置論也嘉慶丁巳十二月丙申書

阿布思論

舊唐書元宗紀云天寶元年八月丁亥突厥阿布思及默啜可  
汗之孫登利可汗之女相與率其黨屬來降九月辛卯御華萼  
樓出宮女宴毗伽可汗妻可登及男女等檢突厥傳則默啜毗  
伽登利三世皆殂所云默啜孫者勃德支特勒也所云登利女  
者余燭公主也所云可登者毗伽妻登利母也所云男女者可  
登從子勃德支特勒長子伊然可汗小妻余塞荀女大洛公主  
及孫女余燭也阿布思者其九姓首領也唐史無傳其事散見  
諸紀傳舊唐書元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三月朔方節度副使奉  
信王阿布思與祿山不協乃率其部下叛歸漢地所云漢地蓋  
漠北之譌十二載二月國忠誣故相李林甫陰結叛胡阿布思  
貶林甫二子及其黨十三載三月壬戌北庭都護程千里擒阿

布思御樓受之斬於朱雀街舊唐書程千里傳云阿布思內附  
隸朔方軍李林甫領節度用爲副後詔移其部於幽州素與祿  
山隙乃叛歸磧北數爲邊患命千里討之十二載十一月擒之  
並其妻子十三載三月上御勤政樓受之斬於朱雀街新唐書  
安祿山傳云祿山忌布思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  
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厚募其部落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  
下愈偃肆新唐書肅宗女和政公主傳云阿布思妻隸掖庭帝  
宴使衣綠衣爲倡公主諫曰布思誠逆人妻不宜近至尊無罪  
不可使與羣倡爲伍帝爲免出之合諸文觀之阿布思之事以  
明公主元宗孫女也帝宴當在天寶十三載三月以後十四載  
十月以前國忠昏狂助祿山攻阿布思李林甫十三載正月祿  
山聞擒阿布思始入朝觀鬻三月帝殺阿布思始歸范陽明年  
十一月遂反元宗亦不復能宴矣和政公主設爲逆人及無罪  
兩辭蓋深憐阿布思而深惡安祿山當時官掖亦知祿山必反  
父子祖孫之間元宗亦不采納昧於祿山之虜其時若此者多  
矣若以常情言之唐時隸掖庭爲倡者皆逆人家口和政少長  
官掖豈當作此不達之論也

書舊五代史樂志下後

周王朴精律呂之學合秬黍造尺進之檢史傳志歐史傳五代會要均莫從比得其尺度惟玉海有之尺度不同誠得一尺實數則可互求得之了然心目耳說者紛糾失其數也所當知者一禮記尺一隋志尺一玉海尺禮記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鄭注云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十寸爲尺蓋六國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據鄭言知六國及漢一尺當周尺八寸漢尺依食貨志一貨泉當一寸又累十黍合推周尺可以無疑周尺漢尺最易知史言秦用六寸爲尺數用六取周尺六寸當六國時周尺七寸五分六國時周尺者古名咫說文云咫八寸周尺也是周時別自有咫咫尋仍常周初不名以丈尺義易明也儒說殷尺十二寸亦以漢寸目

之依漢尺當周尺八寸則周尺得漢十二寸五分百二十五黍合十二天數也鄭以似殷疑之故云周數未詳聞淮南子天文訓云十二粟爲一粟十二粟當一寸則尺百二十粟當是殷制若六國變通取尺爲尺則其寸短累十爲尺卽漢尺也漢志不言漢自造尺是可證也聘禮疏引鄭論語序云六經策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而漢書杜周傳三尺法是二尺四寸卽三尺知六經是三尺孝經尺半論語尺策言尺者以咫言之言尺寸者就六國前古雅名也或以六國截周八寸不更分十寸如此鄭顯見周八寸何見八不能詳十乎漢志十黍爲一寸一黍爲一分說苑一粟爲一分易緯通卦驗一馬尾爲一程十程爲一分累黍古亦不同累合黍長者十黍當一貨泉同西漢尺考樂則周亦止用百黍之咫璧

圓九寸其羨者長十寸廣八寸典瑞云璧羨以起度攷工記云璧羨度尺十寸八寸皆尺一證也蔡邕云周尺八寸二證也晉書隋書志云周尺劉歆銅斛尺同三證也秦水德用六寸周木德用八寸四證也謂周無百黍之咫則四說不可通周無百二十五黍之尺則禮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之說不可通是周尺二度或言周尺當漢尺八寸思之數年悟其非也然則百二十粟殷尺也百二十五黍周尺也百黍周咫也六國時周尺也漢尺也七十五黍秦尺也此合經緯史證之後人所謂周尺皆六國時周尺隋書律歷志審度云今略諸代尺度一十五等一周尺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祖沖之所傳銅尺二比晉前尺一尺七釐晉田父玉尺梁法尺三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豪有奇梁表尺四比晉前



尺一尺三分七豪漢官尺晉始平掘得古銅尺漢章帝時零陵  
 冷道縣舜廟下玉律所度尺五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釐魏杜  
 夔調律尺六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晉氏江東所用為晉後  
 尺七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後魏前尺八比晉前尺一尺二  
 寸一分二釐後魏中尺九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魏  
 後尺後周市尺開皇官尺十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豪東魏中  
 尉元延明用黍半周之廣累黍尺十一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  
 分八釐漢蔡邕銅龠尺後周玉尺十二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  
 釐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開皇初調鍾律尺平陳  
 後調鍾律水尺某誤水為木謂以木為尺始此可云奇謬齊梁陳制樂尺十三比晉  
 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開皇十年萬寶常所造律呂水尺亦  
 漏水之十四比晉前尺一尺五分雜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十

五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梁朝俗間尺又云第二等周銅尺

在南朝主衣所掌齊東昏用為章信蕭餘依制為新尺以製笛

第三等陳亦用之隋大業中以之調律以制鐘磬等入音樂器

晉書律歷志云古法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

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

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荀尺同梁武帝鍾律緯亦

云然其十四等今皆不見僅有古錢耳嘉慶七年春過曲阜見

公府建初銅尺銘云慮僖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合百

四黍少弱蓋後漢官尺晉律歷志言後漢尺長或官尺依舜廟

玉律造者今在第四等其第一等黃鍾容黍八百八粒第四等

容九百三十九粒第十等容二千八百六十九粒晉書摯虞傳

云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虞言今尺長於古

尺幾半寸律歷志謂今尺者杜夔尺也則所謂古尺者合於荀尺宋書樂志云阮咸譏荀新律聲高出爲始平相時掘地得古銅尺今亦在第四等或亦建初尺類也玉海引五代會要云顯德六年正月樞密使王朴依周法以秬黍較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乃進所定尺所吹黃鍾管又云潞州累黍尺與太府布帛尺比王朴律準尺長三寸二分強又云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長二分有奇又云王朴律準比晉前尺長二分一釐比梁表尺短一釐一豪又云三司布帛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賴所引三司布帛尺及漢錢尺梁表尺相比而得尺度知王朴律準又案楓窗小牘云景祐元年九月帝御觀文殿詔取王朴律準觀視御筆篆寫律準字於其底復付太常祕藏本寺模勒刻石於廳事博士爲之銘東都事略高若訥傳云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天下古今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續資治通鑑長編言景祐三年秋七月己亥所上玉海引實錄亦同然玉海所比周尺漢錢尺晉前尺梁表尺依東都事略則皆高若訥所造進漢錢可據今幸有其數以知王朴律準當貨泉尺一尺二分一釐當建初尺九寸八分一豪強當今工部鐵尺七寸六分五釐五豪則灼然可據建初尺的是舜廟玉律尺度當是章帝時官尺嘗見仿鑄者摹刊者揚者忽長忽短又或作說作攷作跋作辯或以爲周尺或以爲卽建武尺皆不可信乙丑正月燈節書於拜斗殿寓舍

書五代史馬縞傳後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賣之見五代會要以前或寫本或揚石經本也先是唐有雕印佛經見司空圖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吳蜀有鬻印板文字色類極多又張參五經文字先已有印本文選亦有印本而經書之刻則實始此馮道與有力焉檢薛歐五代史本紀及馮道李愚馬縞等傳皆無之時未久未覩其利故忽略之漢隱帝時國子監奏雕造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時方開此四經計自長興三年四月始校正開雕至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奏進印板書一百三十冊則九經正文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告成宋洪邁容齋續筆言其家有廣順三年周禮卽是初本又有顯德六年經典釋文案會要釋文乃顯德二年二月雕造者蓋二年造六年始迄

工又五代漢臣楊邠傳晚年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知自後唐至漢周止有雕印經書字書未有史也史記漢書及後漢書宋淳化中始有官刻本侈言收藏者謂有唐以前經史板本非也陸深燕閒錄引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以爲印書之始此敕見刪於隋書及北史且雕琢謂神像撰集謂經帙不關印書又檢唐書褚無量傳云舊庫內書遺逸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遺其云刊校謂刊改校正所繕寫之書也均與刊板不同讀者不察古今語言文同義異之致乃疑古事矣

書舊五代史僭偽列傳三後

史稱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十一月十四日生昶於太原宋史世家亦云己卯十一月初生薛史從永樂大典輯出其誤者加案訂正此案云花蕊夫人宮詞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昶當七月十五日生其說恐不然也宋廖瑩中江行雜志言王平子所記花蕊宮詞二十八首成都文類王平甫校書得夫人親筆三十二首俱無此二語疑此屬王建時矣王建薛史已軼今所輯者自冊府元龜無建生日惟洛中記異錄云蜀王建屬兔有兔子上金牀之讖陸友仁研北雜志云余生平見黃荃畫雪兔凡三四本蓋偽蜀孟昶卯生每誕辰荃卽畫進是建及昶皆屬兔荃以雪兔進昶則史言昶以十一月生無疑法雲寺語非此花蕊夫人作不

說昶也蔡條鐵圍山叢談言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  
妃者大徐妃生王衍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  
作宮詞者是也國朝降下西蜀夫人隨昶歸中國至十日召入  
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惑之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數  
諫未能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太宗方調弓矢引  
滿擬走獸忽迴射夫人一箭而死其語頗具本末王鞏聞見近  
錄則云金城夫人頗恃寵侍太祖宴太宗顧庭下曰夫人親拊  
此花來乃飲太宗乃射殺之所聞異詞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則  
云蜀僞主孟昶納徐匡璋女號花蕊夫人言似花蕊翹輕又升  
號慧妃如其性也國亡太祖命別護送途中作詞云初離蜀道  
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烟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  
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言夫人姓費

誤也陶宗儀輟耕錄亦云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號花蕊夫人  
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之翹輕也或以爲姓費誤矣按吳陶  
二說真誤孟蜀花蕊夫人卽宋金城夫人自姓費其餘氏乃王  
建花蕊夫人建納成都二徐事具蜀檮杌何因以爲孟蜀乎妾  
最嬋娟語輕薄子所撰太平清話謂半闕爲軍騎促行後人續  
成之其言命別護送與聞見錄云頗恃寵何光遠鑿戒錄妄詆  
徐后皆誣覺不成人美者也陳無已后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  
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教王建作宮詞百  
首國亡太祖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  
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嘗誦其詩而  
悲之知造毒之志不渝也而鑿戒錄謂此詩爲王承旨作其意  
不欲人稱美花蕊耳王蜀亡時衍母花蕊夫人及妾劉氏皆延

頭受死事具於史昶花蕊夫人思報仇志則可尚五代十五國  
加以契丹劉守光李茂貞其時所謂君臣蓋莫適主矣幽鬱之  
思鍾於女子嗟歎之忱故非以憐才也惟蔡條亦有誤謂大徐  
妃生王衍衍乃小徐妃所生正建花蕊夫人子也衍時小徐妃  
爲太后大徐妃爲太妃太后太妃及衍遊青城皆有詩載蜀檮  
杌太妃詩最工云翠驛紅亭近蜀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  
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后山詩話言蜀孟昶花蕊夫人姓  
費自不得涉二徐也其言費宮詞百餘首中山詩話成都文類  
則三十餘篇江行雜錄言二十八首俗多混以建時徐作兩花  
蕊夫人皆在蜀皆有宮詞皆爲國死王建孟昶又皆屬免著書  
者又皆自以爲是故難明也

書唐鑑後

唐鑑二十四卷者呂注分范書一卷爲兩卷范論文筆近弱其  
以唐稱天可汗非君臣之禮司徒司空乃六卿非三公叔嫂弟  
妻夫兄小功爲私意朱璟抑郝靈筌功爲得大臣遠慮可云偏  
私然他篇文具懇懇之致真儒雅氣象也有治人無治法後儒  
或非之然此是荀卿文魏黃門侍郎杜恕論考課云世有亂人  
無亂法亦用荀文范在通鑑局中十五年深悉唐代治亂得失  
之由時以唐鑑公目之致崇寧二年夏四月乙亥詔毀刊板唐  
鑑可云奇厄乃有所謂不虞之譽者宋四明僧志磐作佛祖統  
紀有云歐陽脩宋祁范鎮修唐書如高僧元奘神秀諸傳在方  
伎傳者以至貞觀爲戰士建寺薦福之文並削之有淨因自覺  
禪師初學於司馬光嘗聞光言曰永叔不喜佛舊唐史有涉其

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校去之者千餘條因曰駕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也泯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范祖禹聞光言乃更著唐鑑陰補新書之闕其說甚怪檢舊唐書佛事並無千餘條唐鑑三百六條亦不說神秀元奘薦福事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各交兵處建寺則舊新唐書皆有而唐鑑反無之僧徒虛言誣司馬光誣歐陽脩宋祁范鎮誣范祖禹於舊唐書新唐書唐鑑盡誣之何爲乎近有章嘉喇嘛者言佛於薄伽梵般涅槃時以無上法付屬羅漢止十六人其搭拉荅拉及花上二人乃唐史所增唐史無此語是又一周書異記法本內傳矣

書宋志真宗永定陵事後

宋真宗陵禮志云山陵拔行使藍繼宗言據司天監定永安縣東北六里曰卧龍岡堪充山陵詔雷允恭覆按以閭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自乾興元年四月十六始事至十月十三掩皇堂中有變革志多遺漏仁宗紀云乾興元年二月己未真宗崩庚申命丁謂爲山陵使六月己酉命王曾按視山陵皇堂庚申雷允恭坐擅移皇堂伏誅丁謂罷甲子改命馮拯爲山陵使七月丁卯貶丁謂九月己卯命以天書從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丁謂傳云爲山陵使雷允恭邢中和擅易皇堂地旣而成請復用舊地王曾覆視遂誅允恭乃降謂雷允恭傳云爲山陵都監馳至陵下邢中和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秦王墳恐下有石與水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

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賜死王曾傳不言覆按事馮拯傳言為山陵使不言復定何處蓋仍用卧龍岡下穴然亦有水又不宜子孫故仁宗深仁厚澤在位長久而無子又孝宗橫宮禮志云於永思陵下宮之西修奉橫宮上陵名曰永阜朱子傳云趙彥逾按視言會稽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請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疏言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檢朱子文集言趙彥逾稱舊定神穴闊深五尺下有水石臺史荆大聲稱宋制趙姓納音宜丙山王向新定東頭之穴比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穴鑿已多地氣發泄近年地理之學江西福建尤盛請下帥臣監司搜訪令相

視然紹熙五年十月初九日得旨集議十一月乙卯即行攢事在寧宗時寧宗亦無子明孝宗陵亦實有地水九朝野記云初建泰陵都下盛傳其地有水吏部主事楊子器言之時督工太監李興持之遂下楊錦衣獄有起復知縣邱泰上言萬一梓宮葬後欲開則泄氣今視水有無其疑可釋乃遣太監蕭敬押楊往視回奏無水眾謂楊必死太皇太后曰無水則已何必罪之無用間談云泰陵金井內有水孔如巨杯水仰噴不止楊名父見之疏請易地工部尚書李燧謂楊多言害成功令人塞其孔以楊誣謫奏命錦衣官校押楊往驗無之楊有詩云羣議已公須首實眾言不發但心知其後王衡亦有詩云千禩泰陵抔土濕登臺北望一沾裳其事史紀志不言散見日下舊聞其後孝宗子武宗亦無子又嘉靖時錦衣指揮趙俊視承天顯陵元宮



有水卒不改以太后祔葬豈以顯陵發祥不礙見水耶萬厯時李植江東之言大峪有石龐尚鴻言大峪開時元宮有水工臣用火灸乾不使上知此神宗定陵也其後荒矣日下舊聞又言龔佳允稱思陵壙開地甚濕其中衣被諸物多黓黑按田貴妃以崇禎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四月初四開物已黓變其葬骨不安可知以此見術不可不慎也

宋會要輯本跋

嘉慶甲子秋日輯十神太一事讀宋史理宗紀寶祐二年九月辛酉詔詣西太一宮爲國祈祥起居郎牟子才再疏諫止檢牟子才傳帝將幸西太一宮款謝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又劉黻傳云建西太一宮佞者言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吳移蜀西北坤維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降敗者相繼福何在是西太一宮在西湖建於理宗時禮志止紹興十一年臨安城東太一壇壝及孝光兩朝增殿屋求西太一宮不可得又苗訓傳子守信言至道二年以前太一經歷宮分水神太一臨井鬼屬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來歲水神太一入燕分意疑之以志傳不詳思得宋會要按宋仁宗時武經總要已引會要之文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慶厯四年成八十五卷是也程

俱麟臺故事修纂云慶厯四年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百五十卷晁公武讀書記同名爲三朝國朝會要至熙寧十年則爲六朝國朝會要三百卷林駟決科古今至論前集卷四云會要自建隆至慶厯百五十卷由慶厯至熙寧三百卷李心傳朝野雜記云紹興時書籍殘闕小校唐開得王珪所編五朝會要則合建隆至治平其後又分慶厯至熙寧爲一部決科至論云元豐至政和爲續修會要不知卷數洪邁容齋隨筆云國朝會要元豐時三百卷宣和時進百十卷餘四百卷局中節次覈賞故未及上王黼奏罷之書錄解題有續會要三百卷則起元豐至靖康南渡後追輯者疑卽決科至論所云政和之續修會要此北宋之會要也決科至論云建炎至紹興爲中興會要書錄解題云中興會要二百卷自建炎元年止紹興三十二年宋史李

心傳傳云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書錄解題云國朝會要總類五百八十八卷李心傳所編合刻於蜀中其板今在國子監玉海藝文云嘉定國朝會要五百八十八卷蓋卽此書宋會要書錄解題五種決科至論四種通志二種通考六種章如愚羣書考索云宋會要有王洙王珪蔡攸江士猷及淳熙時本所列各不同又南宋會要理宗紀有淳祐十一年二月鄭清之上會要寶祐二年八月謝方叔上會要度宗紀有咸淳四年八月奉安寧宗理宗會要禮志告禮云淳祐五年進光寧兩朝會要咸淳四年安奉寧宗理宗兩朝會要三書參差錯見諸家皆不及之宋史藝文志所收書至雜獨不及會要疑其書元時亡矣然玉海及小學紺珠皆載宋會要目二十一類陳均皇朝編年備要其引書目有皇朝會要續會要而其書平敘不辨何條爲

會要文孔平仲珩璜新論云按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蓋帝號  
中文玉海輿地紀勝宋史禮志等引會要至多羅願新安志董  
史皇宋書錄胡三省通鑑注李心傳舊聞證誤藩鎮進奏官引  
皇朝會要翰林學士引三朝會要宗子獨銜不著姓指揮引中  
典會要岳珂愧郊錄引會要續會要中典會要又有典故國朝  
典故且引會要注宋人夢梁錄引會要祠祀數事洪遵翰苑遺  
事有國朝會要十一事續會要六事慶元漢書本校錄引國朝  
會要淳化咸平景德景祐詳定字數程大昌考古編御藥院謂  
會要不詳所自姚寬西溪叢語載高昌行記亦引會要皆有目  
類可歸汪君文臺又詒余以宋王彌大所著清溪弄兵錄引續  
會要二百五十二卷中千三百餘字尤喜錄存之讀元史禮志  
其議多引宋會要始知其書元時猶存明時文淵閣書目宙字

號第一櫛有宋會要一部二百二冊缺宏治時新安續志引宋  
會要云出金之州十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宋會要梁克家  
中典會要則其書明時猶存今官書著錄存目皆無宋會要而  
官書

盛京通志引宋會要十餘條崇文總目提要引續宋會要乾隆  
時

武英殿刊宋史三百九卷兩王延德考證云宋會要謂大名入  
使高昌者爲于延德是今官有其書何以不著錄或轉從他書  
引證如于延德之宋會要必出於西溪叢語又疑今無其書乃  
銳意輯之偶檢鎮江府志其開新河引宋會要天聖七年五月  
詔徐乾學讀禮通考書目有宋會要及五禮通考中宋會要至  
多全祖望九經字樣跋亦引宋會要或冀今有全書而余所輯

者已五卷矣疑信之間或作或輟良可歎也會要始於唐唐段公路北戶錄已引之藝文志有二本今不傳今所傳唐會要五代重輯本也漢會要亦後人重輯者金亦嘗作會要金史張行簡傳云今有國朝集禮至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典以示無窮惜書未成其云乞定會典乃明時監板校刊者誤改漢唐五代宋會要金人習聞之元有典章明人合會要典章二書始名之為會典金人必先造會典之名明祭酒監生之陋者不知會要之目乃以意塗改古文關支學俸矣嘉慶庚辰四月二十五日略釐次序之因記其緣起於後

徐松曰宋會要世無傳者余於永樂大典中輯出無慮五六百卷

宋顏秀獄論

宋史仁宗本紀慶曆八年閏正月辛酉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謀為變宿衛兵捕殺之後亦置獄迄今不知為何事兵志刑志俱無之丁度傳云衛士為變樞密使夏竦請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鞠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請付外臺帝從竦言此獄詞之所以不傳然竦議是也曹皇后傳云衛卒數人為亂夜越屋叩寢殿帝欲起后擁帝呼都知王守忠引兵入賊縱火焚簾后遣人挈水滅之是夜所遣宦侍皆親剪其髮日行賞以是為驗賊即擒滅史無王守忠傳其宦者任守忠傳則言仁宗時為入內都知而不記此事宦者王中正傳則云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遷殿頭供奉意是后呼都知任守忠而擒賊則王中正任守忠未有功故傳不言

而后傳王守忠則轉寫之譌也夏竦傳云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為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為竦陰結曲庇之胡宿傳云宿言懷敏管幹皇城司公事逆徒既獲又不生致規滅姦人之口何郊傳云帝言懷敏實先覺察宜有所寬則皇后閣中實懷敏來告變其賊又係中正射死不得謂竦庇懷敏也何郊傳云夏竦倡言貴妃之功諫官王贊遂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閣請究其事冀搖動中宮而陰為妃地帝以語郊郊曰此姦人之謀也乃止不究張貴妃傳張堯佐傳皆無其事蓋楊懷敏直貴妃閣故以懷敏先覺察為貴妃功其時仕宦氣囂囂探刺秘獄各倡一說以自表而獄情究以獄秘不盡知也曹皇后傳云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則宦侍實有與顏秀通者傳又云閣內妾與卒亂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帝不坐立請誅之后蓋有所懲顏秀事蓋姦淫故終秘之今核諸文得其概且以見其時譎詭張貴妃者之妄不可信也

地丁原始

順治初年一千六十三萬餘口

順治九年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口

順治十八年二千一百六萬八千六百九丁

康熙二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三丁

康熙二十四年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八丁

康熙四十九年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二百餘口

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十七萬九百九十九丁

謹案此年丁數為地丁之根安徽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

十九丁徽州府二十一萬四千二百二丁黟縣一萬二千三

百八十六丁依

大清會典

雍正

年本

卷十二

三 求日益齊刻

大清會典則例

乾隆年本

大清會典事例

嘉慶年本

欽定授時通考

皇朝三通戶部則例如此

萬壽盛典初集安徽撫屬舊管新增開除抵補外實在人丁一

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九十九丁新宣等十二衛舊管新增開除

抵補外實在八千六百一十一丁共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三百六

十丁其數附於五十二年後蓋五十一年丁數也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

二十九日

諭將直隸各省現今徵收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為定數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實數另造清冊具報豈特有益於人亦一盛事也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萬壽恩詔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

康熙五十二年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丁又十

一萬九千二百二十丁

康熙六十年二千七百三十五萬五千四百六十二丁

雍正二年二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八丁

雍正四年

諭丁糧派於各地糧內以雍正五年為始

謹案滋生丁多是年直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

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名可謂極古今太平之盛

矣滋生丁永不加賦額丁子孫多寡不同或數十百丁承納

一丁其故絕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無其戶勢難完納康熙五十三年御史董之燧請統計丁糧按畝均派部議不便更張而止然舍此更無長策故廣東四川兩省先行之雍正元年直隸撫臣請行之二年山西撫臣請行之三年山東撫臣請行之五年竟通行之安徽丁糧自五錢一分九釐至五分不等鹽鈔一丁九釐四毫零合之地畝安徽地丁銀二十萬七千八百八十五兩八錢三分二釐一毫零今會典事例言畝派一釐一毫至六分二釐九毫零不等其徽州丁賦畝銀一錢五釐零休寧一錢一分八釐零婺源一錢四釐零祁門一錢一分七釐零黟一錢三分零績溪一錢二分零均依本科則攤於本地田畝隨徵耗羨婺源祁門每兩一錢休寧績溪八分歙黟七分五釐丁銀多少不同者各以州縣額丁

及地畝數均攤之也後山西以富人田少貧民種地代納丁銀不服至乾隆十年行者八十一州縣其孟縣等二十州縣丁徭地糧分額徵收道光元年孟縣改丁歸地其興縣等十九州縣如故貴州亦多分徵奉天臺灣及廣西之融縣亦丁地分徵也

乾隆八年一萬三百五萬口 授時通考安徽一千二百四十三萬五千三百六十一口

乾隆初年一萬六千餘萬口

乾隆十四年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五千三十九丁

乾隆二十二年一萬九千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八丁

乾隆二十九年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九萬一千一十七丁

乾隆三十七年停五年編審之例各省督撫年底奏報民數穀數戶部核實具題付之史館 六月十八日



謹案編審之例行者西惟鎮西府迪化州安西州東三省惟奉天錦州其未置府廳州縣地亦不入數

乾隆四十五年二萬七千七百餘口

乾隆四十八年二萬八千四百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五丁

乾隆四十九年二萬八千餘萬口

乾隆五十一年二萬九千一百四萬餘口

乾隆五十五年三萬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九十八名口

乾隆五十七年三萬七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口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諭戶部奏進十年分民數穀數比上年多至二千七百七十二萬一百十九名

嘉慶十七年戶部冊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一千二百三十

一名口

謹案是年丁數安徽三千四百十六萬八千五十九丁口是年奏銷冊安徽民田三十四萬九百五頃三十五畝有零屯田四萬一千六百八十六頃五十畝有零蘆田三萬一千五百四十四頃七十二畝有零學田二百三十二頃十八畝有零五尺爲弓二百四十步爲畝三百六十步爲里

謹案天下以戶口爲重古人或虞其脫漏言板籍者議論紛然自丁歸地而賦額不虧吏民不擾熙皞之盛皆康熙五十年

聖恩之所留今天下

皇恩浩蕩碑及亭卽當時士民共記此事者顧久之而入莫知所由然昔見舊賦役全書及通志府志州縣志於康熙五十

一年以後戶口或題以滋生人丁或題以不加賦入丁因沿  
 改修並此名目無之士人日抱古書見談丁賦者多豁刻愁  
 苦之詞求之於時事而不見其迹不知古人何故作此語伏  
 讀

聖祖諭豈特有益於人亦一盛事也爰就所逮見官書及京報  
 中之文排比之以論修賦役全書及修志者共知

盛事原起焉道光二年九月初七日記

總河近事考

附編年姓名

河之南合於淮泗始宋金時宋時府州長吏兼河隄使通判兼  
 河隄判官有都水監有外都水監有都大提舉有修河司金府  
 州長貳提舉河防縣長貳勾管河防又有巡河官埽官皆屬州  
 縣元泰定二年立行都水監於汴梁至正六年又立行都水監  
 於鄆城為總治河防使此總治專官之始明初以差遣成化七  
 年有總理河道官八年裁正德三年設總理河道侍郎四年兼  
 僉都御史駐濟寧嘉靖四十四年設總督河道漕運官旋裁隆  
 慶四年總理河道官加提督軍務兩直隸山東河南有河地方  
 兵備道俱屬焉萬厯六年裁總理河道總督漕運而設總理河  
 漕官七年給山東河南北直南直巡撫專敕管河道以漕運兼  
 河道十六年復設總督河道官駐濟寧二十六年又并總理河

漕官三十年分河漕三十三年以後稱總理河道亦稱總督河道天啟七年以中官總督河漕國朝順治時河道總督駐濟寧康熙十七年移清江浦二十七年移濟寧以侍郎開音布徐廷璽協理駐清江浦三十一年總河移清江浦三十九年裁協理四十四年山東河道交巡撫管理雍正二年設副總河於武陟三年以兩廣總督孔毓珣協理江南河道以前總河靳輔子參領靳治豫晉工部侍郎為協理五年以副總河管山東河南河務六年清江有侍講學士西柱內閣學士尹繼善僉都御史徐承恩協理協辦又靳治豫與奉天府丞黎致遠同在工七年分設南河河道總督駐清江浦改副總河為山東河南河道總督駐濟寧八年設直隸河道水利總督駐天津曰北河山東河南曰東河江南曰南河是為三河

四省而僉都御史朱藻協理東河九年設北河副總河於固安又設東河副總河十一年南河總河嵇曾筠丁憂以高斌署理命從嵇曾筠學習時嵇在任守制也十二年設南河副總河時三河總河副總河凡六人乾隆元年裁東河副總河移南河副總河駐徐州二年副總河俱裁六年復設南河副總河旋裁七年兩江總督尹繼善協理河務十三年倉場侍郎張師載往江南學習河務十四年張師載協辦河務改直隸河督事歸地方總督管理兼支總河養廉於是三河總督河道凡二人而加南河協辦河務官其後協辦歸巡漕御史南河以兩江總督總理山東河南巡撫亦兼河務十八年布政使富勒赫南河學習河務前總河白鍾山以按察使銜協理河務二十二年南河設副總河二十三年裁而工部尚書嵇璜留工又以安徽巡撫高晉

協理分駐徐州三十年江蘇巡撫明德協理河務五十四年侍  
郎韓鑠幫辦河務嘉慶元年山東布政使康基田幫辦南河奏  
事列名總督總河後十年南河左營改徐州鎮仍聽總河節制  
十一年南河設副總河十五年裁十六年尚書吳璥幫辦南河  
奏事不列名十九年東河設副總河二十年裁道光二年巡漕  
御史裁六年南河設副總河九年裁十二年簡京官五品以下  
東河南河學習官制各記述不同因編年記其人使互檢焉

順治元年

河道總督楊方興

駐濟寧七月任  
鑲白旗漢軍廣寧生員

十四年

楊方興

七月加太子  
太保予告

朱之錫

七月授十月初二到任  
義烏人丙戌進士康熙十二年

請封部駁乾隆四十五年  
追封助順永寧侯為河神

十七年

十五年朱之錫丁憂在任守制

朱之錫

四月假

楊茂勳

署

鑲紅旗漢軍監生

苗澄

以僉都  
御史署

朱之

錫

十二月初  
三日回任

康熙五年

朱之錫

二月卒

盧崇峻

鑲黃旗漢軍官學生  
十一月調

楊茂勳

八年

楊茂勳

調

羅多

十年

羅多

二月調

王光裕

十六年

王光裕

二月罷

靳輔

文襄

六月授

二十七年

十七年總河移清江浦二十七年仍移濟寧初有南

北中三分司部員十七年二月裁撤其河道工程委

冬

求

日

益

濟

刻

三

求

日

益

濟

刻

該地方監司府佐貳管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上臨視武墩工謂新輔云爾前奏將南北河道各分司裁去  
極好他們知得甚麼河道不過每日打圍罷了又問高堰下  
掃防護事宜云前番差人出來看俱是瞎看是看銀子罷了  
見斬文襄  
治河書

斬輔 三月罷 王新命 四川文臺人入鑲黃旗漢軍筆帖式

三十一年 移清江浦 二十七年前新輔于成龍俱奉差開音布  
徐廷璽俱監理下河工程

王新命 二月罷 董訥 署 平原人進士 斬輔 十一月十日 于成龍 襄  
勤

鑲紅旗 漢軍蔭生

三十四年 八月有馮佑協理

于成龍 八月丁艱 董安國

三十七年

董安國 七月罷 于成龍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有協理河務府尹徐廷璽江蘇巡撫未攀  
郎中朱成格員外郎赫紹瑟登德費揚古張文端任

總河奏其無用 撤回

于成龍 三月卒 徐廷璽 署 張鵬翮 文端 遂寧人進士大學

四十八年 四十一一年效力內閣學士張榕端侍講張希良侍讀  
學士史夔左諭德鄭開吉少詹事孫達平工部郎中

丁易王晉禔員外達古禮王登魁刑部主事程兆彪內閣中  
書楊守知楊穆中書科中書張伯行

張鵬翮 十一月內遷 趙世顯

六十年

趙世顯 十一月罷 陳鵬年 恪勤 署 湘潭人進士  
六十年十一月實授

雍正元年

陳鵬年 正月卒 齊蘇勒 勤恪 正白旗滿洲官學生與斬文襄同祠

二年 設副總河於武陟管北河 七月雲南布政使李銜有參  
河務摺本傳不載見 皇朝奏議

副總河稽曾筠 文敏 四月授 士

五年 正月副總河兼河南山東河務 先是三年廣督孔毓珣  
協辦朱家海工十二月斬治豫以工部侍郎協理

副總河兼河南山東河務嵇曾筠

七年六年正月侍讀學士西柱協理四月內閣學士尹繼善協

致遠理五月僉都御史徐承恩協理又靳治豫與奉天府丞黎

是年河督分二副總河裁南河駐清江浦東河駐濟寧州

齊蘇勒二月卒 尹繼善 文端 署 三月缺改署南河督

副總河嵇曾筠三月缺裁 四月署至十二月 孔毓珣 温僖 阜人恩貢

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

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嵇曾筠三月授

八年 九月僉都御史朱藻協理北河

南孔毓珣四月卒 嵇曾筠 署 十月實授

東嵇曾筠四月署南 田文鏡 署 正黃旗 沈廷正 鑲白旗漢

九年 九月設東河副總河

東沈廷正九月調 朱藻

東河副總河高斌文定 九月授 鑲黃旗滿洲大學士

十年

東副高斌三月調 孫國璽 十一月調 阿蘭泰

十一年十一月派部院賢能司官二員往南河學習河務酌量

題補

南嵇曾筠四月大學士仍管理 高斌 署

十二年 總河嵇曾筠在任守制 七月設南河副總河

南高斌七月回任 嵇曾筠 在任守制

南河副總河白鍾山莊恪 七月授 正藍旗漢軍官學生 高斌

東朱藻十二月調 白鍾山

東副阿蘭泰十二月升 劉勳

十三年

南嵇曾筠 十二月總理海塘 高斌

南副高斌 四月回任 劉永澄

乾隆元年 裁東副總河

南副劉永澄 十一月調 德爾敏

東副劉勳 十一月罷 缺裁

二年 裁南副總河

南副德爾敏 四月調 缺裁

六年 二月設南副八月裁

南高斌 八月調 完顏偉 鑲黃旗滿洲筆帖式

南副完顏偉 二月授八月升 缺裁

七年

南完顏偉 十二月調 東白鍾山

東白鍾山 十二月調 南完顏偉

十一年 八年二月兩江總督協理河務

南白鍾山 三月罷 顧琮 署鑲黃旗滿洲 周學健 新建人進士

十三年 是年三禮館進書列銜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 是年

南周學健 閏七月罷 高斌 大學士管南河十二月革大學士仍留南河

東完顏偉 三月內遷 顧琮

十八年 十四年八月張師載協辦南河十六年三月調安徽巡撫仍防伏秋大汛高斌復大學士四月初十諭旨稱

副總河張師載 十八年富勒赫以布政使南河學習河務七月

月參河務 是年清查河務錢糧又值漫口孫嘉淦奏河

道應北行本傳未載見 皇朝奏議十月白鍾山以按察使

南高斌 七月罷 策楞 署鑲黃旗滿洲世襲公 尹繼善

十九年

求日益齋刻

東顧琮 二月罷 白鍾山

二十年 南河成案是年劉統勳署河督本傳在二十一年

南尹繼善 二月調 富勒赫

二十一年 是年陳世倌奏減水壩事有棄雲梯關外隄議

南富勒赫 十月罷 劉統勳 署文正諸城人進士 愛必達 鑲

旗滿洲生員

二十二年 設南河副總河

南愛必達 正月調 白鍾山

南副嵇璜 正月授 文恭無錫人進士大學士

東自鍾山 正月調南 張師載 慈敬 儀封人舉人蔭生

二十三年 裁南河副總河 安徽巡撫高晉協理南河伏沘秋

南副嵇璜 三月內用 缺裁 文恭升工部尚書仍留查工程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移清河縣治清江浦

南白鍾山 三月卒 高晉 文端 鑲黃旗滿洲大學士

二十八年

東張師載 十一月卒 葉存仁 江夏人監生

二十九年 是年四月棄雲梯關外隄

東葉存仁 六月卒 李宏 正藍旗漢軍監生

三十年 三月南河總河高晉改兩江總督仍總理河務是年江

南高晉 三月兩江總督 李宏

東李宏 三月調南 李清時

三十二年

東李清時 七月卒 嵇璜

三十三年



東嵇璜 九月內遷 吳嗣爵 錢塘人進士

三十六年

南李宏 八月卒 吳嗣爵

東吳嗣爵 八月調南 姚立德 錢塘人

四十一年 三十九年定銷六賄四項總河督撫分數

南吳嗣爵 三月內遷 薩載

四十四年

南薩載 正月兩江總督 李奉翰 庫道署尋實授 正藍旗漢軍監生 前河督李宏子父

子總河

東姚立德 四月罷 袁守伺 長山人監生 十二月直隸總督 陳輝祖 和陽人 蔭生

四十五年 是年阿文成桂看海口言不與水爭地

南李奉翰 二月調東 陳輝祖 十二月調 李奉翰

東陳輝祖 二月調南 李奉翰 十二月調南 韓鏜 署尋實授 畢節人貢生

四十七年 四十六年七月嵇璜有令河仍歸山東故道奏四十七年查河源是年四月因青龍岡引河經考城縣城南籌議遷移至四十九年興築於北六十餘里之堽陽本儀封地也

東韓鏜 七月丁艱 何裕城 署尋實授 靖州人

四十八年

東何裕城 三月調 李奉翰 南河兼署 蘭第錫 吉州人舉人

五十四年

南李奉翰 三月調東 康基田 署 興縣人進士 蘭第錫

東蘭第錫 三月調南 李奉翰

嘉慶二年 乾隆五十五年侍郎韓鏜嘉慶元年山東布政使康基田皆幫辦南河工程

南蘭第錫 十二月卒 康基田

東李奉翰 九月兩江總督 康基田 十二月調南 司馬駒 江寧人監

嘉慶二年

卷十二

嘉慶二年

四年 四月江督費淳更議南河總理條款江寧布政使孫日秉  
奏河工不得派地方官

東司馬駒 三月卒 吳墩 錢塘人進士大學士  
前河督吳嗣爵子父子總河

五年

南康基田 二月罷 吳墩

東吳墩 二月調南 王秉翰 饒黃旗漢軍舉人

七年

東王秉翰 七月卒 嵇承志 無錫人舉人  
文敏姪孫文恭姪三世總河

九年

南吳墩 十二月病 徐端 德清人監生

東嵇承志 四月內遷 徐端 十二月調南 李亨特 正藍旗漢軍  
督李宏孫李奉翰子三世總河

十一年

設南河副總河 南徐端 六月改副 戴均元 大庾人進士大學士

南河副總河徐端 六月授

東李亨特 四月罷 吳墩

十三年

議補還雲梯關外大隄 南戴均元 三月病 徐端

南副徐端 三月河督 那彥成 文毅 正白旗滿洲進士

東吳墩 六月內遷 馬慧裕

十四年

南徐端 正月改副 吳墩

南副那彥成 正月罷 徐端

東馬慧裕 七月調 陳鳳翔 崇仁人監生

十五年補還雲梯關外南北大隄以次興築兩江總督松筠請引沁水至汶口覆查沁入河不可入衛又參吳璣徐端逢灣取直徐端奏係遵照舊章程辦理是年裁南河副總河

南吳璣 八月病 徐端 十二月罷 蔣攸銛鑲藍旗漢軍進士大學士 十二月仍回

浙江巡撫 陳鳳翔

南副徐端 八月總河 缺裁

東陳鳳翔 十二月調南 李亨特

十七年 十六年尚書吳璣幫辦南河

南陳鳳翔 八月罷 黎世序襄勤 羅山人進士有專祠

十八年

東李亨特 九月罷 戴均元

十九年 設東河副總河

東戴均元 正月內遷 吳璣

東副李鴻賓 五月授 德化人進士

二十年 裁東河副總河

東吳璣 正月內遷 李鴻賓署 三月 吳璣 署 四月 李鴻賓乞養 李逢

亭 竹溪人副貢生

東副李鴻賓 正月署河督 缺裁

二十一年

東李逢亨 十一月 葉觀潮閩縣人舉人

二十四年 二月 葉觀潮同永定河道任 閩縣人舉人 分派佐貳以知縣本銜升轉入則例

東葉觀潮 八月罷 李鴻賓 十月自陳 葉觀潮

二十五年

東葉觀潮 三月罷 吳璣差南河 張文浩會稽人監生

道光元年

東張文浩 月丁艱 姚祖同 署錢塘人舉人 月 嚴  
煇 仁和人監生 前河督姚立德子父子總河

四年

南黎世序 月卒 張文浩 十二月罷 嚴煇

東嚴煇 十二月調南 張井 膚施人進士

六年 設南河副總河

南嚴煇 三月調東 張井

東張井 三月調南 嚴煇

南河副總河潘錫恩 四月授 涇縣人進士

九年 裁南河副總河

南副潘錫恩 四月丁艱 缺裁

十一年

東嚴煇 十月病 林則徐 候官人進士

十二年 閏九月 諭內閣翰詹六部都察院各保送一員引見  
發東河南河學習二年為期由河督分別送部引見及  
咨回本任每兩年揀派一次其大批試用照舊例

東林則徐 二月調 吳邦慶 霸州人進士

十三年 正月派京員徐法績盧毓嵩德克金布往東河朱襄會  
錫恩何俊黃世銘往南河交總河差遣委用

南張井 三月麟慶 鑲黃旗滿洲進士 張井 署 麟慶

時憲書後葉事迹

乾隆三十五年頒三十六年時憲書後葉紀年甲子兩周一百

二十年其以前成例止載周甲六十歲也案宋時宋敏求春明

退朝錄云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監請歷日甲子外更留二十

年詔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宋史太宗紀云至道二年十

一月丁丑朔增司天新歷後一百二十年甲子兩周律歷志三

云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新歷甲子請以百二十

年有司以無所依據議寢之太宗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儻

再周甲子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年不亦善乎

是宋有此制而退朝錄更留二十年當作六十年也范成大攬

轡錄云金天輔元年至大定四年止四十八年小本歷通具百

二十歲相屬某年生撰造重熙清寧咸雍太康大安壽隆乾統

天慶收國七十二年岳珂愧郗錄糾之云金天輔之前乃故遼年號非是撰造今案收國亦金年號金太祖於遼天慶五年稱帝紀元收國是兩說俱未審又不知范成大何以謂之小本歷其通紀一百二十年則宋遼金皆用其制今以范成大所見本推其式大定四年一歲以次追列乾統五年六十歲乾統四年六十一歲重熙十四年百二十歲生也宋亦當用此式不知何時復用六十年至乾隆時又增之惟求古式卽以小本歷言若六十一歲生卽列於大定四年一歲生下不當復有乾統四年以前重熙等年號是所列爲百二十行今民間所用本止六十一行蓋乾隆時監中以惜紙起見按宋史宦官閻文應傳宮中謂歷日爲百葉古本葉多也葉多則百二十行六十一歲人得見所生之甲子亦得見所生之紀年此古今本不同也又時憲書

冊尾外葉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刪除翻刻官本無欽天監時憲書印云云其市肆選擇別本亦不禁也

板閘喻

明於臨清汶口壩閘下置板閘其法至善所謂下行則灌塘上行則倒塘凡閘河之制皆如此埽壩灌塘倒塘亦如此然而文雅之儒不能知也則爲之喻曰明嘉靖三十四年春倭至塘棲浙江巡撫閉杭州城鄉人號泣於城下提督學政僉事道阮鶚請啟內門列兵月城中卽閉內門開外門檢收鄉民滿月城則閉外門檢實開內門納之又閉內門開外門以納民而奸人不闌入卽兩閘法也然而杖策趨工之人不能知也則又爲之喻曰虎生三子二虎一彪彪能害虎將渡水虎母遲迴久之乃負彪過旣乃負一虎過遲回久之乃負彪反置之而負一虎過卒乃復負彪過其三負彪卽兩閘法也

以好音饋盛其三日氣晴雨晴好也

以好音饋盛其三日氣晴雨晴好也

以好音饋盛其三日氣晴雨晴好也

以好音饋盛其三日氣晴雨晴好也

以好音饋盛其三日氣晴雨晴好也

以好音饋盛其三日氣晴雨晴好也

以好音饋盛其三日氣晴雨晴好也

以好音饋盛其三日氣晴雨晴好也

以好音饋盛其三日氣晴雨晴好也

以好音饋盛其三日氣晴雨晴好也

以好音饋盛其三日氣晴雨晴好也

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

開國方略崇德三年秋七月丁丑

諭曰禮部承政祝世昌奏請禁止陣獲良人婦女賣充樂戶一

疏祝世昌豈不知樂戶一事朕已禁革

貳臣傳館稿崇德三年祝世昌疏言俘獲敵人婦女有籍入樂

戶者請概釋奉

旨交諸漢官會議石廷柱馬光遠等謂世昌心護敵人與奸細

無異應論死籍沒

命從寬流徙西北邊境順治二年召還終侍郎諡僖靖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初凡

東朝行禮筵宴用領樂官妻四名領女樂二十四名隨鐘鼓司

引進在宮內排列作樂



欽定八旗通志職官順治元年沿明制設教坊司以掌宮懸大  
樂  
京報順治八年六月戊申定

皇太后

皇后樂用丹陛樂樂人太監二十四名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八年改女樂用太監四十八名  
大清會典事例樂部典樂順治八年奉

旨停止教坊司婦女入宮承應更用內監

按着雲樓雜說云順治壬辰禁良為娼以喪亂後良家女破  
掠展轉流落樂籍其誤落於娼家許平價贖歸壬辰九年也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十二年復用女樂四十八名

皇朝通考樂考樂舞臣等謹案云初制分太常教坊二部教坊

則由各省樂戶挑選入京充補順治八年停止女樂用太監十  
二年仍改女樂至十六年復改用太監遂為定制

雍正會典刑部名例上雍正三年律例館引順治十六年裁革  
女樂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十六年添設

慈寧宮中中和韶樂俱用太監演習

原注現行例同雍正會典及注並同

雍正會典禮部進春儀康熙十二年覆準直省府州縣拜迎芒  
神土牛勒令提取伶人娼婦者嚴行禁止

按香祖筆記云揚州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導太守  
節推各四人同知以下二人歸而宴以侑酒府吏因緣為姦  
利子語太守罷之按文簡以順治十六年得揚州推官康熙  
五年行取北上所言蓋在康熙十二年官禁之前又按畫舫

錄云先沿明樂戶立春前一日令官妓扮社火春夢婆一春  
姐二春吏一皂隸二春官一至康熙間裁樂戶遂無官妓以  
燈節花鼓中色目替之

京報雍正元年夏四月戊辰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改業爲良  
秋九月丙申除紹興惰民丐籍

皇朝文獻通考

王禮考

泰陵聖德神功碑自明初紹興有惰民靖難後諸臣有抗命者  
子女多發山西爲樂戶數百年相沿未革一旦去籍爲良民  
命下之日人皆流涕

皇朝通志食貨略五雍正元年時山西省有日樂籍浙江紹興  
府有日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日伴儻寧國府有日世僕蘇州之

常孰昭文二縣有日丐戶廣東省有日蛋戶者該地方視爲卑  
賤之流不得與齊民同列甲戶

上甚憫之俱令削除其籍與編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  
所謂棚民廣東有所謂寮民亦照保甲之法按戶編查臣等謹  
案樂籍因明永樂時不附靖難兵遂編爲樂籍世世不得爲良  
者

大清會典樂部典樂雍正元年始除樂戶籍更選精通音樂之  
人充教坊樂工

八旗通志  
職官同

條例約編

安徽布政使  
司刊行本

禮部區別流品乾隆三十一年部文引

雍正元年禮部覆準御史噶爾泰條奏紹興府八邑之惰民行  
令該撫削除其籍俾其改業自新毋得習爲汙賤奉

旨允行

條例約編禮部區別流品乾隆三十六年部覆山西學政劉墀條奏引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噶爾泰先後奏準山陝樂戶浙江丐戶行令該撫除其賤籍俾改業自新得為良民

雍正會典刑部名例上雍正三年律例館奏準今各省俱無在官樂工順治十六年裁革女樂後京城教坊司並無女子

京報雍正五年夏四月癸丑

諭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所以勵廉恥而廣風化也

雍正會典刑部戶律戶役一各省樂籍並浙省惰民丐戶皆令確查削籍改業為良

雍正五年定本

入旗通志職官雍正七年改教坊司為和聲署

通考職官考同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二集辛未和聲署詩序向來和聲署禮部

主之過正朝慶賁取市販鼓吹者流充其數音節舛錯不可問

既審訂音律乃命易以內府承值

京報乾隆三十六年夏六月庚辰禮部議覆陝西學政劉墀山

陝之樂戶浙江之丐戶雖編籍由來無可確據而其相承舊業

實屬卑汙應請以報官改業之人為始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

許報捐應試其廣東之蠶戶浙江之惰民九姓漁戶及各省凡

有似此者均照此辦理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丁酉用白居易新樂府上陽白髮人

我朝初亦歷代沿康熙年間其數不盈千雍正其數更減十之

七乾隆無一女樂逮今四十年

欽定日下舊聞考

乾隆四十八年書應敬擡寫字內城東城一面皆一律平擡今人多依此式

析津日記京師皇華坊有東院有本司衙衙本司者教坊司也

又日類和 卷一  
又有句欄衙衙演樂衙衙相近復有馬姑娘宋姑娘衙衙粉子  
衙衙出城則有南院皆舊日之北里也臣等謹案本司衙衙句  
欄衙衙馬姑娘衙衙在四牌樓南宋姑娘衙衙粉子衙衙在四  
牌樓北今雖仍其名而明時汙俗洗滌盡矣此案應補演樂衙衙  
衙衙今改眼藥衙衙衙  
在四牌樓南  
京報乾隆五十九年夏五月戊戌  
諭至於女樂自卽位以來卽不用

附古事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正義云近世魏律緣坐配沒工樂雜戶者  
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魏書刑法志云孝昌以後天下  
淆亂法令不恒或寬或猛及爾朱擅權輕重肆意在官者多以  
深酷爲能至遷鄴京畿羣盜頗起有司奏立嚴制凡強盜殺人

者首從皆斬妻子及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  
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贓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  
配驛從者流後以孫騰言復用律令此實樂戶沒籍之初見按  
左傳云斐豹隸也著於丹書隸卽周官司厲入於罪隸之隸隸  
卽樂人新序雜事四云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  
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  
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昨日爲舍市而覩之意欲贖之  
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然則隸爲樂工又女在市又身爲公家  
之有卽樂戶矣樂戶卽營戶者晉書樵縱傳云益州營戶李騰  
開城納縱營戶軍士職不同也魏書文帝紀云沃野統萬二鎮  
敕勒叛滅之徙其遺逆於冀定相三州爲營戶按隋書梁彥先  
傳云初齊亡後相州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

之家移實州郭當卽魏時所移敕勒營戶魏書食貨志云天興中詔採諸漏戶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年紀不載而閹宦仇洛齊傳有之其後則高祖時蔣少游傳云以齊樂安人被獲入平城爲平齊戶則亦郡縣雜戶也北齊書後主紀云武平七年二月括雜戶女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者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南史沈慶之傳亦云慶之前後所獲蠶並移都下以爲營戶是南北朝營戶多係獲虜魏則兼及強盜妻子按漢書李陵傳云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爲卒妻婦大匿車中謂載衣糧車也則其法亦非魏所創立也又古女子入春人稟人三國時魏志毛玠傳云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奴婢鍾繇言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則

是內沒掖庭外配驛配兵戶籍不脫實爲虐政隋書刑法志云魏晉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爲隸戶後齊因之建德六年平齊詔凡諸雜戶悉放爲百姓自是無復雜戶是其事宇文周時一清滌矣隋書萬寶常傳云父大通梁人也歸於齊謀還江南事泄被誅寶常被配爲樂戶是又以時配入者裴蘊傳云大業初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唐律名例三疏議云工戶屬少府樂戶屬太常並不貫州縣雜戶屬諸司舊唐書職官志都官云坐沒官奴婢一免爲蕃戶再免爲雜戶三免爲良人唐書百官志云其籍仲冬按比樂工及獸醫等取焉是籍沒奴婢亦樂工太宗諸子傳云承乾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謂之戶奴者是爲奴入樂戶蕃戶也爲奴之官婢漢官舊儀云給使尙書

侍中皆使官婢宮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其法給尙書郎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從直女侍史自止車門執香爐燒熏從入臺護衣事同妓妾而無常夫張安世傳云郎淫官婢婢兄告之安世言奴用恚怒汗誣衣冠劉歆與揚雄書言五官中郎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姦汗私逋盜刷越巾揚雄復書言儀淫迹汗暴於官朝嵇康高士傳云北海王君公以明易爲郎自汗與官婢通免歸古旣使官婢從直又以私通爲罪其制不可曉王莽傳云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文數見至十一年則云到者易其夫婦是男女分隸故別給配後漢書劉盆子傳光武言赤眉獨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此一善也蓋收城邑民安如故不擄略無給配也若擄略爲奴則不歸於其夫或掖庭籍沒唐書肅宗女和政公主

傳云阿不思妻隸掖庭帝宴使衣綠衣爲倡是唐以前爲奴掖庭卽爲倡也北史崔昂傳云律文婦女年六十以上免配官唐則六十皆一切爲蕃戶七十皆一切爲良亦謂其不足使耳輟耕錄云今以妓爲官奴卽古官婢按唐書林蘊傳云爲邵州杖殺客陶元之投其尸江中籍其妻爲倡是倡卽官婢推夏時有女樂管子輕重甲云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衣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墨子文亦同鹽鐵論力耕篇云桀女樂充宮室而女樂終廢其國其女樂不知以何等入爲之春秋時陳使婦人飲宋萬酒鄭賂晉悼公女樂二入齊饋魯女樂韓詩外傳云越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進女監門之女嬰其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古或以繫虜敵國婦人爲女樂又或其君

自不以道取民亦非盡由孥戮也齊桓公時女閭蓋就其類區  
別之如士鄉工鄉之義太平御覽引吳越春秋云越王句踐輸  
有過寡婦於山上使士之憂思者遊之以娛其意今趙書無其  
文當是楊方書也越絕書云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徒寡婦置  
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後之說者蓋句踐所以遊軍士  
也是時有遊軍士之說越絕以意辨之然古實有軍市書費誓  
云臣妾逋逃無越逐又云寇攘踰垣牆誘臣妾則軍中有妾別  
置垣牆夏官量人云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商子墾令篇云令軍市無有女子輕惰之民不遊軍市則農民  
不淫知軍市本有女子行軍時臣妾役罷別置市區仍以軍名  
之農民亦得遊焉卽女閭之謂軍營有鼓吹故女樂獨在軍營  
太常無有也漢書馮唐傳云趙將李牧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漢魏尙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饗士卒是軍有市如齊女閭之  
入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爲軍正丞斬  
御史亦見說苑指武篇蓋屯衛之軍市垣事同費誓垣牆改爲  
賈區則姦利也漢書丙吉傳云爲車騎將軍軍市令後漢書蔡  
遵爲光武軍市令是一軍各一市而越累及寡婦秦發女子無  
夫家者萬五千予尉佗魏武帝錄寡婦以配軍士魏志杜畿傳  
注引魏略云初畿在郡東被書錄寡婦他郡或有自相配嫁依  
書皆錄奪謂追錄聞書後畿但取寡者未嫁及趙儼代畿所送  
多謂更錄畿曰前所錄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明帝紀注引魏  
略云吳蜀數動帝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旣

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有姿色者納之後庭北齊書神武紀云  
武定三年十月釋芒山俘配以民間寡婦文宣紀云天保六年

三月發寡婦配軍士七年九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隋書煬帝紀云大業十三年九月帝括江都人女寡婦以配從兵裴矩傳云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悉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卽配之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時在揚州刷處女寡婦又云凡刷婦女之所見人頭懸挂滿壁非必有過寡婦也亦汙於軍令是爲人倫奇厄魏晉補兵之法亦是刑家寡婦官抑配之南朝宋制劫盜同籍期親補兵薄道舉爲劫其叔母以例補兵則宋文帝時事隋書刑法志言梁制大逆者母妻姊妹及從坐者妻子妾女同補奚官爲奴婢其劫盜者妻子補兵補兵或得配軍士或入軍市奚官奴婢爲倡宋書後廢帝紀云與右衛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爲

酒肉費齊書前廢帝紀云夜開後閣與左右淫宴諸營署皆軍市也唐則曰營伎亦曰官使婦人舊唐書宇文融傳云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是也樂府解題引作官伎女子是未解名義營伎亦曰風聲婦人取古文尙書表厥井里樹之風聲之義言各爲一市唐語林云牛僧孺謂杜牧曰風聲婦人有顧盼者又云牧子晦辭過常州眷妓朱良守李瞻以良贈行曰風聲賤人員外何必爲之大哭是也新唐書董晉傳云孟叔度數入倡家舊唐書傳作數至樂營與諸婦人嬉戲談賓錄亦同北夢瑣言云東川董璋開筵李仁矩不至乃與營伎曲宴又司空圖詩云處處亭臺止壞牆軍營人學內人裝是唐伎盡屬樂營其籍則屬太常故堂牒可追之五代史王峻傳云相州安陽人父豐本郡樂營使洞微志云宋景德時馮敢唱喝馱子十四姨言此曲



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梁祖付後騎唱之名葛大姊後謬  
喝馱子是五代樂營配兵有使有教頭玉堂閒話云晉乙未歲

時唐清泰二年

鄭州民及軍營婦女填咽道路執錯綵小旗子

晉祖屯忻州插僕射陂中宋史王景傳云晉時封涼國公謂高祖曰臣昔為

卒嘗負胡牀從隊長出入屢過官妓侯小師家意甚慕之是晉

時有樂營婦女官妓也五代史晉書桑維翰傳云相州管內所

獲盜賊皆籍沒其財產言是河朔舊例維翰以律無明文具奏

之詔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準

此處分晉書高帝紀在天福四年

已亥歲

九月辛巳刑法志亦同

原盜賊家屬配兵其人已亡故家貲配沒律文所不載而相州

有之與隋梁彥先傳同蓋沿魏齊周隋之俗不用律文諸州準

此今詔家貲不沒納則必留其人不配兵入樂營是其事至後

晉時又一清滌矣其舊配籍者故在也宋時官妓名弟子熙豐

日歷云均州奏言編管練亨甫與兄劫弟冲甫收養女弟子魯

麗華踰濫毆打樂營將申舉送司理院照對朱子文集按唐仲

友第三狀云悅營伎嚴蕊欲係以歸又云都行首嚴蕊是亦以

軍行名程大昌演繁露云今謂優女為弟子命伶魁為樂營將

朱或萍洲可談云娼婦諸郡隸獄官以伴女囚近世以迎使客

侍宴謂之弟子其魁謂之行首禮志賜酬云自丹鳳樓前至朱

雀門集開封府諸縣及諸軍樂人列於御街則宋時有隸軍者

有隸郡者宋史仁宗紀云天聖九年閏九月詔營婦配南北作

坊者釋之刑法志三云婦人應配則以妻窳務或車營致遠務

卒之無家者著為法叛臣傳云初張邦昌居內廷華國靖恭夫

人李氏擁邦昌高宗下李氏獄詞服賜邦昌死李氏杖脊配車

營務是先朝官掖有秩者亦爲營婦配作坊夢梁錄云紹興時楊沂中於杭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爲軍卒暇日娛戲之地謂之瓦者沿北朝契丹瓦里之省仍屬軍營又官酤用妓王祿燕翼貽謀錄云熙寧新法行散青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於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使飲命妓女坐肆作樂差兵官列柳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南渡官賣酒列妓樂無復彈壓之制清波雜誌云權酤恐飲不多課不羨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夢梁錄云酒庫皆有官名角妓設法賣酒此又軍瓦之外宋政之醜者也宋汴京時謂之河橋雜戶遼謂之瓦里金謂之監戶遼史百官志云某瓦里抹鶻國語解云抹鶻瓦里司之官十二官職名云某瓦里內族外戚世官犯罪沒入瓦里營衛志云籍沒著帳戶伶官皆充之兵志云宮衛有瓦里七十四刑法志

云籍沒之法首惡之屬沒入瓦里金史刑法志無文食貨志云凡沒入官良人隸宮籍監爲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爲官戶又云本戶漢戶契丹戶餘謂之雜戶無樂戶之目而百官志宮籍監掌內外監戶地土錢帛小大差撥其教坊提點自隸宣徽院歸潛志云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至宿州紇石烈牙互帶鎮宿泗使妓侍寢遲明將發使妓開合住篋取繒帛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是金內外皆有官妓也元亦有官妓蓋土娼流娼因籍之輟耕錄質谷筆談並云玉堂設宴歌妓羅列有名賢後賣入娼家姚文公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此猶史記貨殖列傳言倡優女子奔富厚漢書禮樂志言庶人以求財或爲親所賣或爲人略賣韓詩外傳言楚樊姬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進之於王舊唐書李絳傳云元和時教坊忽傳密旨取

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絳論奏帝曰教坊不喻朕意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與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亦買賣人也宋人厚德錄言倡優在杭州養良家女爲己子沈內翰文通知州奪歸其父母宋史言高宗罷廉州貢珠縱蚕丁自便而其後蚕戶船仍習卑汙亦其證也明史劉基傳云會以旱求言基奏吳將士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解縉傳云洪武二十一年封事言太常非俗樂可肄官妓非人道所爲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律以人倫爲重而有配給婦女之條劉辰國初事蹟云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復移武定橋後以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妓女赴京入院是洪武時制以舊樂籍人及擄獲降附人爲樂婦及給配人其姦汙熟所不免若抑勒姦宿淫賤

見之詔旨科條者實始於永樂王世貞弇州史料南京法司所記云永樂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題卓敬女楊奴牛景先妻劉氏合無照依謝昇妻韓氏例送淇國公處轉營姦宿檢明史邱福傳封淇國公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是仍在京師也南京法司所記又云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泰姊及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賤材兒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厮如今十歲也奉欽依都由他國朝典故立齋閒錄同又云鐵鉉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安政於奉天門奏奉聖旨分付上元縣擡出門去着狗喫了欽

此大芳有希董集言妻張氏及女媳皆死於井未就弇州史料

立齋閒錄鄭曉今言黃光昇昭代典則並言仁宗即位永樂二

十二年十一月御札禮部尚書呂震三書作禮部昭曰建文中

姦臣家屬初發教坊錦衣衛洗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

並宥為民給還田土而明史仁宗本紀止云十二月癸酉宥建

文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餘悉放還呂震傳則無之此

事古今奇聞也大明會典九十五云景泰七年議準原係民戶

今為樂戶許令改正其樂戶內有願從良者聽其自首與民一

體當差是已有豁除之機惜景泰不終於位不復承行其娼妓

見外紀者何喬遠名山藏江旭升皇明通紀集要隆慶中禁此

楊慎云此書本梁億所撰並云嘉靖十年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

歸樂籍乃自溺死詔立雙貞祠祀焉事有年月奏案而明史列

女無之檢一統志乾隆年及江南通志趙宏則是雄養女一名

春景一名進喜投淮水死水為逆流亦不載立祠其事官私書

雜出又野獲編言口外四絕一曰大同婆娘大同代簡王所封

樂戶較他藩多數倍今在花籍者尚二千人京師城內外不隸

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古所謂路岐散樂者是也

明官私妓如此呂恭明朝小史載史可法檄云齊姜宋子相率

而入平康乃軍市沒教坊之流禍致李闖施之明臣嗚呼孽矣

古今言樂戶者多引為淫昏口實不究其原與其所以異又或

官為立制又斥其無廉恥偽遏却之以網其賄又軍中婦女被

法抑配宋史明鑄傳云知并州守堡寨軍行娼婦多從之鑄欲

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憤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鑄鑄曰彼來

軍中何也娼婦聞之皆散走兵暫出戍不當有女樂鑄偽為不

悉者深得權術之宜漢書李陵傳云搜得皆劔斬之本係抑配  
女子陵之所行與流賊土寇何異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  
後晉高帝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尙存其舊餘皆視爲  
固然

木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爲之廓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云  
舒憤懣除樂戶之事誠可云舒憤懣者故列古語瑣事之實有  
關因革者如此



